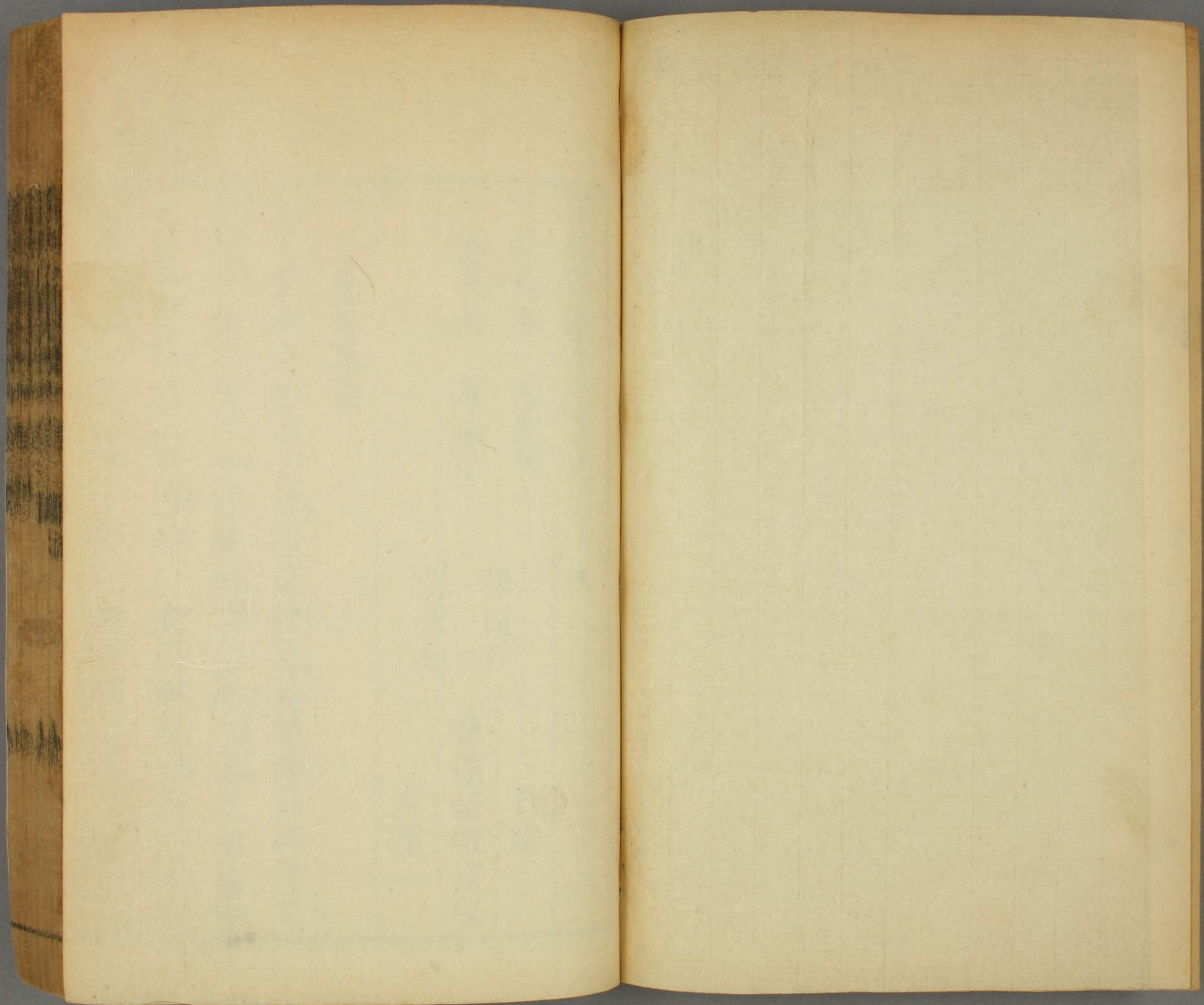




48
271
4

宗四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九

所錄支
有物耶

北海馮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溥論正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慶曆黨議

仁宗景祐元年冬十月除范仲淹為禮部員外郎天

章閣待制判國子監尋權知開封府仲淹先以諫廢

后事貶睦州至是復召時御史臺辟石介為主簿未

至即論事坐罷館閣較勘歐陽修貽書責中丞杜衍



仔
271
4

石介以論事
罷歐陽修貽
書責杜衍

曰主簿於臺中非言事官介足未履臺門之闕已用
言事見罷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
為主簿直可為御史今斥介而他舉亦必擇賢夫賢
者固好辨及有言則又斥而他舉乎如此則必得愚
闇懦默者而後止也衍不能用

三年五月范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進用多出其門上
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
則公如此則私况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
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進曰洛陽險

仲淹獻四論
呂夷簡貶之
余靖尹洙疏
救被斥歐陽
修書責高若
訥不能諫坐
貶

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
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以問夷簡夷簡對曰仲淹迂
濶務名無實仲淹聞之乃為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
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摧委大抵譏切時
敝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
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訴仲淹越職言
事離間君臣引用朋黨仲淹對益切由是落職知饒
州集賢較理余靖上言仲淹以譏刺大臣重加譴責
儻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為罪

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爲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爲龕
疎漢皇吳主熟聞訾毀兩用無猜豈損令德陛下自
新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請改前命疏入
坐落職監筠州酒稅館閣較勘尹洙上疏曰仲淹忠
諒有素臣與之誼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今仲淹
以朋黨被罪臣不可苟免夷簡怒斥監郢州酒稅尋
改唐州館閣較勘歐陽修貽書責司諫高若訥曰仲
淹以無罪逐君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
中是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若訥怒上其書修坐貶

夷林令時朝士畏宰相無敢送仲淹獨龍圖直學士
李絃集賢較理王質出郊餞之或以誚質質曰希文
賢者得爲朋黨幸矣館閣較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
詩以譽仲淹靖洙修而誅若訥都人士相傳寫鬻書
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適至買以歸張於幽州館御
史韓縝希夷簡旨請以仲淹朋黨榜朝堂戒百官越
職言事者從之蘇舜卿上書曰歷觀前代神聖之君
好聞讜議蓋以四海至遠民有隱慝不可以偏照故
無間愚賤之言而擇用之然後朝無遺政物無遁情

韓縝請以仲
淹朋黨榜朝
堂

雖有佞臣邪謀莫得而進也。臣觀近日詔書戒越職言事播告四方無不驚惑往往竊議恐非出陛下之意。蓋陛下即位以來屢詔羣下勤求直言使百僚轉對置匭函設直言極諫科。今詔書頓異前事豈非大臣壅蔽陛下聰明杜塞忠良之口不惟虧損朝政實亦自取覆亡之道。夫納善進賢宰相之事蔽君自任未或不亡。今諫官御史悉出其門但希指意即獲美官多士盈廷噤不得語陛下拱默何由盡聞天下之事乎。前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僥致位臺諫雖攻也

蘇舜卿上書
請勿罪孔道
輔范仲淹剛
直敢言

官不忘獻納。二臣者非不知緘口數年坐得卿輔。蓋不敢負陛下委注之意。皆罹中傷竄責而去。使正臣奪氣鯁士咋舌目覩時弊口不敢論。昔晉侯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能上通，此患之大者。故漢文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議而江充以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三老，愚耄疎隔之至也。蓋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從之後世稱聖，況國家班設爵位列陳豪傑，固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

循默賞之使諫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獻納物情
蔽塞主勢孤危軫念於茲可爲驚但望陛下發德音
寢前詔勤於采納下及芻蕘可以常守隆平保全近
輔不報

葉清臣疏救
仲淹等皆得
近徙

四年十二月地震直史館葉清臣因上言頃范仲淹
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咋舌不敢議朝政者二
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詳延忠直敢言之士書奏數日
仲淹等皆得近徙

寶元元年春正月詔求直言蘇舜卿上疏曰臣聞河

東地大震裂涌水壞屋廬城牒殺民畜幾十萬歷旬
不止臣惟妖祥之興各以類告未嘗妄也天人之應
古今之鑒大可恐懼所怪者朝廷見此大異不修闕
政以厭天戒安民心默然如無事時諫官御史不聞
進牘鋪白災害之端以啓上心然民情洶洶聚首橫
議咸有憂悸之色臣欲言又見范仲淹以剛直忤姦
臣言不用而身竄謫降詔天下不許越職言事臣不
避權右但恐橫罹中傷無補於國因自悲嗟不知所
措旣而孟春之節雷霆暴作臣以謂國家闕失衆莫

舜欽疏黜王
隨石中立張
觀高若訥

敢爲陛下言者惟天丁寧以告陛下果能沛發明詔許羣臣皆得獻言臣不勝幸甚竊見陛下比年稍邇俳優賤人燕樂踰節賜予過度燕樂踰節則蕩賜予過度則侈蕩則政事不親侈則用度不足臣觀國史見祖宗日視朝旰食乃罷猶坐於後苑門有白事者立得召對真宗末年不豫始間日視事今陛下春秋鼎盛實宵衣旰食求治之秋而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也又府庫匱竭民鮮蓋藏誅歛科索殆無虛日計度經費二十倍於祖宗時此用度不足也政事不

親用度不足誠國大憂臣望陛下修己以御人洗心鑒物勤聽斷舍燕安放棄優諧近習之纖人以親近剛明鯁直之良士因此災變以思永圖則天下幸甚夫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然盈庭之士不須盡擇在擇一二輔臣及御史諫官而已近王隨自吏部侍郎擢平章事此乃非常之任而隨虛庸邪諂非輔相器石中立在朝行以詖諧自任物望甚輕乃爲執政又張觀爲御史中丞高若訥爲司諫二人者皆溫和軟懦無骨鯁敢言之氣斯皆輔臣引拔建置欲其

中外薦仲淹者衆帝疑其朋黨下詔戒之

慎○默○不○敢○舉○揚○其○私○時○有○所○言○則○必○暗○相○關○說○旁○人○
窺○之○甚○可○笑○也○故○御○史○諫○官○之○任○臣○欲○陛○下○親○擇○之○
不○令○出○執○政○門○下○臺○諫○官○能○得○其○人○則○近○臣○不○能○文○
過○乃○馭○下○之○策○也○上○頗○納○用○其○言○冬○十○月○丙○寅○詔○
戒○百○官○朋○黨○范○仲○淹○既○徙○潤○州○讒○者○恐○仲○淹○復○用○遽○
誣○以○事○語○入○帝○怒○亟○命○置○之○嶺○南○中○外○論○薦○仲○淹○者○
衆○帝○曰○向○貶○仲○淹○為○其○密○請○建○立○皇○太○弟○非○但○詆○毀○
大○臣○也○今○稱○薦○者○如○是○似○涉○朋○黨○乃○下○詔○戒○之○程○琳○
為○帝○開○說○帝○意○頗○解○李○若○谷○亦○言○近○世○俗○薄○專○以○朋

黨污善良蓋君子小人各有類今槩以朋黨名之恐
正人無以自立帝納之

三年十一月盛度程琳罷初張士遜惡琳而疾孔道
輔不附已欲并去之會開封府吏馮士元以贓敗知
府鄭戩窮治之辭連度琳及天章閣待制龐籍直集
賢院呂公綽太常博士呂公弼等十餘人士遜謂道
輔曰上顧程公厚今為小人所誣盍見上辯之道輔
不悟入言琳罪薄不足深治帝怒道輔朋附併出之
於是度坐令士元強取其隣所賃官舍琳坐令士元

盛度程琳等以馮士元事連坐被黜孔道輔為張士遜所賣發憤平

給市張遜故第籍與公綽公弼坐令士元市女口度
罷知揚州琳知穎州籍等皆被黜罰士元流海島而
道輔亦出知鄆州道輔始知為士遜所賣發憤而卒
然天下皆以直道許之

帝從富弼言
除越職言事
之禁

康定元年春正月丙辰朔日食富弼上言應天變莫
若通下情帝然之於是盡除越職言事之禁詔中外
臣庶極言朝政闕失

以歐陽修王
素蔡襄余靖
為諫官

慶曆三年三月增置諫官以歐陽修王素蔡襄知諫
院余靖為右正言襄喜賢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因

上言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為難修等
三人忠誠剛直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為禦
之之說其禦之不過有三曰好名好進彰君過耳願
陛下察之無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修每入對帝
必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修慮善人必不
勝數為帝分別言之自范仲淹貶饒州修及尹洙余
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羣邪目之曰黨人於是朋黨之
議遂起修乃為朋黨論以進曰臣聞朋黨之說自古
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

修進朋黨論

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始終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

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

起漢室大亂後方悔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代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

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莫大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喪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忠言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夏四月以夏竦爲樞密使韓琦范仲淹爲樞密副使時帝御天章閣召公卿出手詔問當世急務葉清臣聞之極論時政且曰陛下欲息奔競此繫中書若宰相裁抑奔競之流則風俗醇厚人知止足宰相用儉佞之士則貪榮冒進激成渾波向有職在管庫日趨走時相之門

葉清臣極論時政

入則取街談巷議以惑聰明，出則竊廟謨朝論以驚流輩。一旦皆擢職司以酬所任，比日人士競踵此風。出入權要之家，時有三尸五鬼之號，或列館職，或置省曹，且臺諫官爲天子耳目，今則不然，盡爲宰相將。腋宰相所惡，則撫以微瑕，公行擊搏；宰相所善，則從而倡和爲之先容。中書政令不平，賞罰不當，則箝口結舌，未嘗敢言。人主纖微過差，或宮闈小事，卽極言過當，用爲訐直供職，未逾歲時，遷擢已加常等。宋禧爲御史，勸陛下宮中蓄犬設棘，以爲守衛，削弱國體。

取笑四夷，不加訶譴，擢爲諫官。王達兩爲湖南江西轉運使，所至苛虐，誅剝百姓，徒配無辜，特以宰相故舊，不次拔擢，遂有河北之行。如此是長奔競也。帝覽而頷之。乙巳，夏竦至京師，罷之，以杜衍爲樞密使。初，召竦諫官歐陽修、蔡襄等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兼之挾詐任數，姦邪傾險。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中丞王拱辰亦言竦經略西師，無功而歸，今置諸二府，何以厲世？因對極論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畢，其說帝乃悟。會竦

歐陽修、蔡襄、
王拱辰、余靖
等論罷夏竦

已至國門言者論益切乞毋令人見右正言余靖言
竦累表引疾及聞召命即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
堅求面對叙恩感泣復有左右為之地者則聖聽惑
矣章累上即日詔竦歸鎮拜杜衍為樞密使竦亦自
請還節鉞徙知亳州竦至亳上書萬言自辨乃徙判
并州蔡襄言于帝曰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
賀于朝庶民歌于路至飲酒叫號以為歡且退一邪
進一賢豈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
賢進則其類進眾邪並退眾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

雖然臣竊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
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
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國子監直講
石介篤學尚志樂善嫉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為會
呂夷簡罷相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
同時執政而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並為諫官夏竦
既拜復奪之以衍代因大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
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曰於惟慶曆三年三月皇
帝龍興徐出闈闔晨坐太極晝開闈闔躬覽英賢手

石介作慶曆
聖德詩孫復
知其有禍

先史紀事本末 卷二十九
鉏姦枿大聲颯颯震搖六合如乾之初如雷之發昆
蟲躅躅怪妖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喜吉初聞皇帝感
然言曰予祖予父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
得象殊重慎微密君相予以予嘉君伐君仍相予笙
鏞斯協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與予論政傳以經術汝
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乘勢湯
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業業爲予司諫正予門闕爲
予京兆聖子讒說賊叛予夏往予式遏六月酷日大
冬積雪汝寒汝暑同予士卒予聞辛酸汝不告予

晚得弼予心弼悅弼每見予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
言深切予不堯舜弼自笞罰諫官一年疏奏滿篋侍
從周歲忠力厯竭契丹忘義檣杌饕餮敢侮大國其
辭慢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法卒復舊業民得食褐沙
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剝風裂觀弼之心鍊
金鍛鐵寵名大官以酬勞竭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
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實賚予予其敢忽並來弼予民
無瘡扎曰衍汝來汝予黃髮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
如一兮率履弗越遂長樞府兵政無蹶予早識琦琦

有奇骨其器魁落其視居櫛其人渾朴不施刮劂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惟修惟靖立朝讞讞言論礫硠忠誠特達祿微身賤其志不怯嘗詆大官亟遭貶黜萬里歸來剛氣不折屢進直言以補予闕素相之後舍忠履潔昔爲御史幾叩予榻襄雖小官名聞予徹亦嘗獻言箴予之失剛守粹慤與修儔匹並爲諫官正色在列予過汝言毋鉗汝舌皇帝聖明忠邪辨別舉擢峻良掃除妖魃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

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子望太平日不逾浹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測其動如天賞罰在予不失其權恭已南面退姦進賢知賢不易非明弗得去邪惟艱惟斷乃克明則不二斷則不克旣明且斷惟皇帝德羣臣踧踖重足屏息交相教語曰惟正直母作側僻皇帝汝極諸侯危慄墮玉失鳥交相告語皇帝神明四時朝覲謹修臣職四夷走馬墜鐙遺策交相告語皇帝英武解兵修貢永爲屬國皇帝一舉羣臣懾焉諸侯畏焉四

夷服焉。臣願皇帝壽萬千年。詩所稱多一時名臣。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聞之曰。介禍始於此矣。范仲淹亦謂韓琦曰。爲此鬼怪輩壞事也。五月。呂夷簡罷。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及以使相出鎮許昌。乃薦王隨。陳堯叟。代已才庸。賀重謀。議不協。忿爭中堂。取笑多士。政事寢廢。又以張士遜冠台席。士遜本乏遠識。致墮國事。蓋夷簡不進賢爲社稷遠圖。但引不若已者爲自固之計。欲使陛下知輔相之位。非已不可與復思已而

孫沔蔡襄論
罷呂夷簡

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簡還。自大名入秉朝政。于茲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爲安。以避謗爲智。西州將帥。累以敗聞。契丹無厭。乘此求賂。兵殲貨悖。天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法令變易。士民怨嗟。隆盛之基。忽至於此。今夷簡以病求退。陛下手和御藥。親寫德音。乃謂恨不移卿之疾。在于朕躬。四方義士。傳聞詔語。有泣下者。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所言無不聽。所請無不行。有宋得君一人而已。未知何以爲陛下報。天下皆稱賢。而陛下不用者。左右毀之也。皆謂

儉邪而陛下不知者朋黨蔽之也。比契丹復盟，西夏款塞，公卿忻忻，日望和平。若因此振紀綱，修廢墜，選賢任能，節用養兵，則景德祥符之風復見於今矣。若恬然不顧，遂以為安，臣恐土崩瓦解，不可復救。而夷簡意謂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因病默默而去，無一言啓沃上心，別白賢不肖，雖盡南山之竹，不足盡其罪也。書聞，帝不之罪，議者喜其謇切。夷簡見書，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耳。至是，蔡襄復言夷簡被病以來，兩府大臣並笏受事於門，貪戀權

勢，病不知止，乃命夷簡不得同議軍國大事。秋七月丙子，王舉正罷。歐陽修、余靖論舉正懦默，不任事。

歐陽修、余靖論罷王舉正而用仲淹

范仲淹有相才，請罷舉正而用仲淹。帝然之，舉正罷。知許州。八月丁未，以范仲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命為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為之開天章閣，召輔臣條對。仲淹退而上十書，曰：明黜陟，抑僥倖。

帝開天章閣召對仲淹退上十事

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
令減徭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
復以富弼為樞密副使弼猶固辭帝使宰相諭之
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遠故也時元昊使辭帝至紫
宸殿俟弼綴樞密院班乃坐弼不得已受命帝以平
治責成輔相命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弼上當世之
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
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
是小人始不悅矣 癸丑以韓琦為陝西宣撫使時

帝命富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
弼欲行澄汰小人始不悅

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
同列或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嘗條所宜先
者七事曰清政本念邊計擢賢才備河北固河東收
民心營洛邑繼又陳救弊八事曰選將帥明按察豐
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謂數者
之舉謗必隨之願委計輔臣聽其注措帝嘉納之遂
命宣撫陝西 九月戊辰呂夷簡以太尉致仕 冬
十月以張昞之王素等為都轉運按察使先是知諫
院歐陽修言天下官吏既多朝廷無由遍知其賢愚

韓琦條宜先
七事又陳救
弊八事

善惡乞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三丞郎官中選強
幹廉明者爲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無狀皆
以朱書於名之下其中材之人以墨書之歲具以聞
詔從之富弼范仲淹復請詔中書樞密通選逐路轉
運按察使卽委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縣不任事者
皆罷之於是晁之等首被茲選晁之河北王素淮南
沈邈京東施昌言河東李絢京西仲淹之選監司也
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
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

仲淹勾罷不
才監司

之壬戌詔曰考課之法舊矣祥符之際治致昇平凡
下詔條全務寬大考最則有限年之制入官則有循
資之格及此事邊因緣多故思得應務之才無虧素
餐之道非賞勸衆志不激厲非甄別人情不憤悱具
申凡目著於甲令因更定磨勘法初太祖舊制文武
常叅官各以曹務閑劇爲月限考滿卽遷非循名責
實之道乃罷之而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
朝官引封磨勘非有勞績不得進秩其後立法文臣
五年武臣七年無賊私罪始得遷秩曾犯賊罪則文

更定磨勘法

宋史紀事本末 卷二十九
臣七年武臣十年中書樞密取旨其七階選人則考第資歷無過犯或有勞績者遞遷謂之循序淳化四年始置磨勘司然每遇恩慶百僚多得序進真宗卽位始罷之惟郊祀恩許加勳階爵邑至是范仲淹富弼以官冗由磨勘亟易至高位故獲蔭者衆乃令待制以上自遷官後六歲無故則復遷之有過益展年至諫議大夫止京朝官四歲磨勘至前行郎中止少卿監限七十員有闕乃補少卿以上遷官聽旨其法始密于舊矣 十一月丁亥詔曰周大司樂掌學政

更定蔭子法
而任子之恩
殺

以六藝教國子則官材蓋本於世胄而今之蔭法推恩太廣以致疎宗蒙澤稚齒授官未知立身之道從政之方而並階仕進非所以審爵重民也其著爲令於是更定蔭子法初太祖定任子之法臺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嘗歷兩任然後得請太宗卽位諸州進奏者授以試銜及三班職尋特定選人七等凡誕聖節及二年南郊皆聽奏一人而特恩不預焉由是奏薦之恩寢廣至是范仲淹富弼始裁損其制凡選人遇郊赴銓試不試者永不預選且罷聖節奏蔭恩凡

長子不限年諸子孫必年過十五弟姪年過二十乃得蔭自是任子之恩殺矣

仲淹請辨邪正

四年夏帝與執政論及朋黨事范仲淹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名為一黨在主上鑒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為善其於國家何害不可禁也 六月壬子以范仲淹為陝西河東宣撫使時仲淹奏防秋事近願罷臣叅知政事特賜知邊郡帶安撫之名足以照管邊事遂有是命始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及陝西用兵帝以其士望所屬拔

范仲淹富弼任事生怨夏竦使女奴習石介書為飛語上聞遂請行邊

用護邊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為治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亦以天下為己任與富弼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模闊大論者籍籍以為難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眾心不悅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由是謗毀寢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先是石介奏記于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已又欲因以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且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信而弼與仲淹恐懼不自安于朝皆請

夷簡語仲淹
欲經制西事
不當離朝廷

出按西北邊不許適聞契丹伐夏仲淹固請行乃獨
允之仲淹將赴陝過鄭州時呂夷簡已老居鄭仲淹
往見之夷簡問何事遽出仲淹對以暫往經撫兩路
事畢即還夷簡曰君此行正蹈危機豈復再入若欲
經制西事莫如在朝廷為便仲淹愕然仲淹既去朝
攻者果益急帝心不能無疑矣羅從彥曰小人之
權幸可畏也以仁宗之英明急於圖治而富范等蚬
於讒間不果其志何耶古者人君立政立事君臣相
與同心同謀明足以照之仁足以守之勇足以斷之

杜衍為相封
還內降

為之不暴而持之以久故小人不得措其私權幸不
得搖其成若慶曆之事銳之於始而不究其終君臣
之間毋乃有未至邪八月以富弼為河北宣撫使
從弼請也弼及范仲淹既去石介不自安亦請外得
濮州通判九月甲申以杜衍為平章事兼樞密使
賈昌朝為樞密使陳執中參知政事衍務裁僥倖每
有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嘗
語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於朕
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執中自知

以陳執中參知政事蔡襄孫甫等論劾不聽

詔戒朋黨相許

青州召還諫官蔡襄孫甫等爭言執中雖係陳恕之子然剛愎不學若任以政天下之不幸也帝不聽諫官論不止乃命中使齎敕告即青州賜之明日諫官上殿帝作色迎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邪朕已召之矣乃不敢言十一月詔戒朋黨相許并戒按察恣為苛刻及文人肆言行怪者

五年春正月乙酉杜衍范仲淹富弼罷以賈昌朝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宋庠參知政事王貽永為樞密使吳育龐籍為副使仲淹弼既出宣撫攻者益眾二人

王拱辰諷魚周詢等劾蘇舜卿王益柔以傾衍及仲淹

在朝所為亦稍沮止衍獨左右之衍好薦引賢士而抑僥倖羣小咸怨衍壻蘇舜欽易簡子也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時監進奏院循例祀神以伎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曙之子也於席上戲作傲歌御史中丞王拱辰聞之以二人皆仲淹所薦而舜欽又衍壻欲因是傾衍及仲淹乃諷御史魚周詢劉元瑜舉劾其事拱辰及張方平列狀請誅益柔蓋欲因益柔以累仲淹也賈昌朝陰主拱辰等議韓琦言于帝曰益柔狂語何足深計方平等皆陛下近臣同國休戚今

章得象謀傾
仲淹

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一不為陛下論列而同狀攻一
王益柔此其意可見矣帝感悟乃止黜益柔監復州
酒稅而除舜欽各同席被斥者十餘人皆知名之士
拱辰喜曰吾一網打盡矣舜欽既放廢寓于吳中與
高僧逸士吟嘯自適衍亦見不為人所容數求去不
許仲淹不自安奏乞罷政事帝欲聽其請章得象謂
仲淹素有虛名今一請遽罷恐天下謂陛下輕黜賢
臣不若且賜不允若即有謝表則是挾詐要君乃可
罷也上從之仲淹果奉謝表上愈信得象言於是富

惡明逸論罷
仲淹弼陳執
中譖罷衍

弼自河北還將及國門右正言錢明逸希得象等意
遂論仲淹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
黨陳執中復譖衍庇二人帝不悅遂併黜之衍罷知
兗州仲淹知邠州弼知鄆州仲淹引疾求解邊任改
知鄧州 二月辛卯詔罷京朝官用保任敘遷法又
罷磨勘蔭子孫新法 三月辛酉韓琦罷時范仲淹
富弼罷去琦乃上疏曰陛下用杜衍為相方及一百
二十日而罷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邊固亦有
名至於富弼之出則所損甚大富弼大節難奪天與

琦疏弼等不
當罷

忠義昨契丹領大兵壓境命弼使虜以正辯屈強虜卒復和議忘身立事古人所難近者李良臣自虜來歸盛言北方自虜主而下皆稱羨之陛下兩命弼為樞密副使皆忘其有功辭避不受逮抑令赴上則不顧毀譽動思振緝紀綱其志欲為陛下立萬世之業爾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國家之福惟陛下久而察之疏入不報初陝西四路總管鄭戩遣靜邊砦主劉滬著作佐郎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渭援兵知渭州尹洙曰賊數犯寨必併兵一道五

尹洙奏罷城水洛之役劉滬不受代洙械治之為鄭戩所劾韓琦是洙遂與洙同罷歐陽修

路帥之戰兵常不滿二萬人而當賊吳舉國之眾吾兵所以屢為賊困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今無故奪諸羌之田二百里列堡屯師坐耗芻糧則吾兵愈分而邊用不給矣乃奏罷其役會戩罷而滬等督役如故洙不平以張忠代之滬不受代洙乃諭裨將狄青往械滬及士廉下吏而罷水洛之役戩論奏不已琦是洙而朝議右戩竟徙洙知慶州又徙晉州釋滬等獄而復城水洛琦因請外遂出知揚州河東轉運使歐陽修上疏曰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天下皆

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
 讒害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指為朋黨欲動搖大
 臣則誣以專權蓋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尚在則未為
 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唯指為朋黨則可
 盡逐自古大臣被主知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唯
 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方可傾之夫正士在朝羣邪所
 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竊為陛下惜之羣邪益忌
 修因附致修罪左遷知滁州遷洙知潞州時諫官余
 靖歐陽修輩既已相繼罷去而天下目之為賢者執

靖修等以黨
 被逐董士廉
 逐訟洙罪

政指之為黨皆欲因事斥逐之董士廉者即詣闕上
 書以水洛事訟洙詔遣御史劉湜就鞫不得他罪而
 洙以部將孫用由軍校補邊自京師貸息錢到官無
 以償洙惜其才嘗假公使錢為償之迨按問而錢已
 先輸官矣竟坐此貶監均州酒稅六月石介卒介
 字守道兗州奉符人舉進士歷官國子直講太子中
 允直集賢院通判濮州魯人稱為徂徠先生貌厚氣
 完學篤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是是非非無所忌
 諱以故小人嫉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介安然不惑

石介卒夏竦
以孔直溫事
陷之請剖其
棺

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十一月罷京東安撫使富弼
時滁州狂人孔直溫謀反伏誅搜其家得石介書併
所遺孫復詩時介已死宣徽南院使夏竦深怨石介
譏已常欲報之因言介詐死乃弼遣介結契丹起兵
期以一路兵馬內應請發介棺驗之詔下兗州訪介
存亡杜衍知兗州以語官屬衆不敢答掌書記龔鼎
臣願以闔族保介必死提刑呂居簡亦言無故發棺
何以示後具狀上之始獲免遂罷弼安撫使貶孫復
監虔州稅介子孫羈管池州

張溥曰仁宗廢后呂夷簡贊之君臣失德之大
者也孔道輔范仲淹等叩閣力諫同時貶逐公
論邑邑者三四年郭后暴崩帝有悔心仲淹劾
竄閻文應言路稍開夷簡被詆斥羣臣爲朋黨
四賢一不肖之名遠播蠻貊慶曆年間正人拔
茅大姦脫距聖德誠盛亡何仲淹與富弼杜衍
韓琦相繼罷位二三君子進難退易斯曷故歟
母后幽廢變在乾坤同爲臣子義無緘默執政
雖貴可無怒也一念之私欲鉗言者揚波止沸

其勢益激。畏彼多口。呼爲黨人。榜朝堂。禁中外。衆不加阻。是非更明。凡賢者名高。皆大臣媚嫉。玉汝於成也。仁宗景祐三年。戒羣臣越職言事。寶元元年。戒百官朋黨。慶曆四年。戒朋黨相訐。數年以來。揭之詔書。惟恐人言以恭。已樂受之。君懸誹謗妖言之律。豈其中心哉。宰相主之。左右助之。天下所非。謂之孤立。天下所是。謂之朋黨。雖甚神聖。或暴或寒。莫能自必也。予尤痛心者。天子雅知仲淹等賢。旋退旋進。至夏竦避位。

石介作詩。內陽外陰。世已治矣。猥以欲速不達。貴倖側目。帝漸疑而弗任也。抑思治無大小。非久不成。孔子治魯。子產治鄭。咸先謗後歌。教笞鞭箠。易于見德。飲食劇飽。易于見怨。此人情也。仲淹等旣遭逢明主。發皇經綸。曷不以唐虞九年。姚崇十事。顯告黼座。寬歲月。考最績。使上下無疑。讒間不入。然後快所欲爲。而毀言方至。遽請行邊。君門萬里。一人窺隙。年非分陝。跡近居東。卽周召當此政。何以立。且彼所改更。其最密。

者無過嚴磨勘。裁任子未嘗如揚水漸石罷困。臣庶而盛朝寬大。不樂繩墨。帝方博愛兼聽。旦夕望治。聞言遽罷。責近効於二年。求王道以可喜。欲平無陂。不終日矣。夷簡於仲淹。始忌之。終敬之。安撫之役。亦曰公欲行政。宜留朝廷。賈昌朝章得象等。素比肩無忤也。恐其復入。尼之反甚。仲淹之志。不沮於所怒。而沮於所狎。庸人積薪視夸夫。專國禍較烈云。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九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一

北海馮

琦原編

日瑞

姪聞升

婁東張

溥論正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夏元昊拒命

仁宗天聖六年五月夏王德明使其子元昊襲回鶻甘州取之。元昊小字鬼理性雄毅。多大畧。善繪畫。圓面高準。曉浮圖學。通番漢文字。德明雖臣事中國。及契丹。然自帝其國。至是以元昊襲破回鶻。奪甘州。遂

夏元昊數諫其父臣宋

立爲皇太子。明道元年十一月，夏王德明卒，遣使立其子元昊爲西平王。初，元昊數諫其父勿臣宋。德明輒戒之曰：「吾用兵久，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帝王耳。何錦綺爲？」既襲封，明號令，以兵法勸諸部。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倣中國置文武班，立蕃漢學。自中書令、宰相、樞密使以下，分命蕃漢人爲之。以衣冠采色，別士庶貴賤。每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而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

因避父諱，改明道爲顯道，稱于國中。

景祐元年秋七月，慶州柔遠砦蕃部巡檢嵬通攻元昊，後橋諸堡破之。元昊遂寇慶州。緣邊都巡檢楊遵與戰，敗績。還慶都，監齊宗矩援之。次節義峯，伏發，被執。旣而放還，下詔約束之。元昊雖常奉貢，然車服僭擬，改元開運，或言石晉敗亡之號也。更曰廣運。初，華州有二生張吳者，俱困塲屋，薄遊不得志。聞元昊有意窺中國，遂叛，往以策干之。元昊大悅，日尊寵用事。凡夏人立國規模，入寇方畧，多二人教之。

華州張吳二生以策干元昊

元昊地方萬里

三年冬元昊攻回鶻瓜沙肅州克之元昊既悉有夏銀綏宥靜靈鹽會勝甘涼又取瓜沙肅州而洪定威龍皆即堡鎮號為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為固地方萬里改元大慶設十六司以總庶務置十二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眾河北置三萬人以備契丹河南鹽州路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州石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吐蕃回紇餘兵駐賀蘭靈州興州興慶府為鎮守總十萬五萬人選豪族善弓馬五千人迭直號六班直分鐵

騎三千為十部元昊自製番書形體頗類八分以教國人紀事

夏山遇數諫元昊勿反不聽遂來降郭勸執送元昊殺之

寶元元年冬十月元昊僭稱帝建國號曰大夏先是元昊遣使詣五臺供佛以窺河東道路既還與諸酋歃血約先攻鄜延欲自靖德塞門砦赤城路三道並入其叔父山遇數勸元昊勿反不聽山遇遂挈妻子來降知延州郭勸執還元昊元昊殺之遂反遣使奉表畧曰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遠祖思恭當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姓祖繼遷

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沿邊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漢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塔塔張掖交河，莫不從服。稱王則不喜，朝帝則是從。輻輳屢期，山呼齊舉。伏願一垓之疆土，建萬乘之邦家。再讓靡遑，羣集又迫，事不得已，顯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為世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號大夏，建元天授。伏望許以西郊之地，冊為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歡好。

元昊反表至
張士遜議討
之吳育進諫
不聽

二年六月，詔削元昊賜姓官爵。初，元昊表至，宰相張士遜即議絕和問罪。群臣皆曰：元昊小醜也，請出師討之。旋即誅滅矣。諫官吳育獨進曰：元昊雖稱藩臣，尺賦斗租，不入縣官。且叛服不常，請置之，示不足責。且彼已僭輿服，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附而收之。又上言：姑許其所求，彼將無詞。然後陰敕邊臣密修戰備。使年歲之間，戰守之計立。則元昊雖欲妄作，不能為深害矣。奏入，士遜

笑之。至是下詔削奪元昊官爵，絕互市，揭榜于邊，募能擒元昊者，斬首獻者，卽授定難節鉞。已而元昊又遣賀永年齎嫚書，納旌節，及所授勅誥，置神明匣，留歸孃族而去。七月戊午，夏竦移知涇州，與范雍各加兼經畧使，馬步軍都總管。又命天章閣待制龐籍體量陝西，詔籍就竦計事。竦上奏曰：「繼遷當太宗時遁逃窮蹙，而累歲不能勦滅，先帝惟戒疆吏謹烽候，嚴卒乘，來卽逐之，去無追捕。然自靈武陷沒，銀綏割棄以來，假朝廷威靈，其所役屬者，不過河外小羌耳。」

夏竦條奏陝西十事

況德明元昊相繼猖獗，以繼遷窮蹙，比元昊富實，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也。以興國習戰之帥，方今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遷竄伏平夏，元昊窟穴河池，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糗糧不支，進則賊避其鋒，退則敵躡其後，老師費糧，深可虞也。若窮其巢穴，須涉大河，長舟巨艦，非倉卒可具。若浮囊挽綆，聯絡而進，我師半濟，賊乘勢掩擊，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爲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良策也。因條上十

事一教習強弩以爲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爲藩籬三
詔唃廝囉并力破賊四度地勢險易遠近砦柵多少
而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爲兵以
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以備城守八併並邊小砦
以完兵力九聽關中民入粟贖罪以贍邊計十損並
邊冗兵冗官以紓饋餉朝廷多采用之然是時邊臣
多議征討反以疎爲怯吳育又上言天下久安務因
循而厭生事政令紀綱邊防機要置不復修一有邊
警則倉皇莫知所爲逮稍安靜則又無敢輒言者若

政令修紀綱肅財用富恩信洽賞罰明將帥練習士
卒精銳則四夷望風自無他志若一不備則乘間而
起矣又曰漢通西域諸國斷匈奴右臂諸戎內附雖
有桀黠不敢獨叛唐太宗賞賜回鶻可汗并其相手
書納其貢奉厚以金帛真宗命潘羅支攻殺李繼遷
而德明乃降元昊第見朝廷比年與西域諸戎不通
朝貢乃得以利啗隣境固其巢穴無肘腋之患跳梁
猖獗彼得以肆而不顧矣請募士諭唃廝囉及他番
部離散其黨與使併力以攻而均其恩賜此伐謀之

吳育請募士
諭唃廝囉及
他番部併力
攻夏

要也因錄上真宗時通西域諸番事迹 十一月夏

人寇保安軍巡檢指揮使狄青擊敗之青初以善騎

射為騎御散直從西征戰安遠諸砦皆克捷臨敵被

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至是元昊寇

保安軍鈴轄盧守懃使青擊走之以功加秦州刺史

帝欲召見問以方略會賊寇渭川命圖形以進

康定元年春正月元昊寇延州延州當夏人出入之

衝地濶砦疎土兵寡弱又無宿將知延州范雍聞元

昊且至惧甚元昊詐遣人通款于雍雍信之不設備

既而元昊盛兵攻保安軍鄜延副總管劉平石元孫

屯慶州雍以書召之平與元孫趨土門元昊既破金

明砦執都監李士彬父子破安遠塞門永平諸砦乘

至延州城下雍閉門堅守平元孫聞之督騎兵晝

夜倍道而前明日至萬安鎮平先發步兵繼進夜至

三川口西十里止營遣騎兵先趨延州爭門時鄜延

都監黃德和巡檢万侯政郭遵分屯外境雍皆召還

為援平與之合步騎萬餘結陣東行五里許遇賊平

與賊皆為偃月陣相向有頃賊兵涉水為橫陣遵擊

狄青擊走元昊命圖其形以進

元昊寇延州
范雍閉城堅
守黃德和先
遣劉平石元
孫戰沒

退之賊復蔽盾爲陣官軍復擊却之奪盾殺獲及溺死者近千人平中流矢日暮賊以輕兵薄戰官軍小却黃德和居陣後望見軍卻率麾下走保西南山衆從之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執轡語曰當勒兵還并力抗賊奈何先奔德和不從驟馬遁赴甘泉平遣軍投杖劔遮留得千餘人轉鬪三日賊退還水東平率餘衆保西南山立七柵自固夜四鼓賊環營呼曰如許殘兵不降何待平且賊首舉鞭麾騎自山四出合擊絕官軍爲二平遂與元孫等皆沒于賊會

大雪賊解去延州得不陷詔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卽河中置獄問狀黃德和坐腰斬范雍貶知安州贈平元孫官雍爲治尚恕好謀而少成故及於敗帝因劉平石元孫之敗問所以禦邊判太常禮院丁度奏曰今士氣傷且若復追窮巢穴饋糧千里輕用人命以快一朝之意非計之得也唐都長安天寶後河湟覆沒涇州西門不開京師距寇境不及五百里屯重兵嚴烽火雖常有侵軼然卒無事太祖時疆場之任不用節將但審擇材器豐其廩賜信其賞罰方陞輯

下度上備邊
要覽

富弼諫遣王
守忠鈐轄

寧幾二十年為今之策莫若謹亭障遠斥埃控扼要害為制禦之全計因條土十策名曰備邊要覽時西疆未寧一府三司雖旬休不廢務言符堅以百萬師寇晉謝安命駕出遊以安人心請給假如故無使外夷窺朝廷淺深從之二月丁亥以夏守贊為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內侍王守忠為都鈐轄知諫院富弼言唐之衰以內臣監軍取敗非一今守忠為鈐轄與監軍無異昨用夏守贊已失人望願罷守忠勿遣不聽時西事日擾括畿內京東西淮南馬詔樞密

命韓琦安撫
陝四琦薦范
仲淹知永興
軍

同宰臣議邊事出內藏緡錢八十萬於陝西糴軍儲訪知邊事者釋寇所至州縣罪命知制誥韓琦安撫陝西初琦使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即命安撫陝西琦言范雍節制無狀宜召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方陛下焦勞之際臣豈敢避形跡不言若涉朋比誤國家當族帝從之召仲淹知永興軍三月丙辰詔大臣條陝西攻守策戊寅王醜陳執中張觀罷初天聖中醜使河北過真定時曹瑋為總管醜見之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醜曰何以教之瑋

曰吾聞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摧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其少子元昊年方十餘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隣國易不急之物已為非策又從而殺之失眾心矣德明從之吾嘗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為邊患醜未以為然比再入樞密元昊果反帝數問邊事醜不能對及劉平敗議刺鄉兵久未決帝怒遂與執中觀同罷醜始歎瑋之明識二夏五月壬辰張士遜罷以呂夷簡同平章事時軍興機務填委士遜位首相無所補諫官以為言遂罷士遜而用夷簡

士遜罷夷簡

戊寅以夏竦為陝西經畧安撫使范仲淹為陝西都轉運使夏守贊庸怯寡方畧召與王守忠俱還范仲淹言今邊城之備十有五七關中之備十無二三若昊賊深入乘關中之虛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則朝廷不得安枕矣為今之計宜嚴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若寇至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二三年間彼自困弱此上策也今邊城請五路入討臣恐承平歲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與深入之謀國之安危未可知也是月元昊陷塞

仲淹請嚴邊城實關內

張方平上平戎十策

門諸砦執砦王高延德以去。又陷安遠承平砦。時著作郎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其畧以為宜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而避之。秋七月。已卯。除范仲淹龍圖閣直學士。與韓琦並為陝西經畧安撫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初。范仲淹與呂夷簡有隙。及議加職。夷簡請超遷之。上悅。以夷簡為長者。既而仲淹入謝。上諭使釋前憾。仲淹頓首曰。臣向

夷簡請超遷仲淹

所論蓋國事於夷簡何憾也。八月。詔范仲淹兼知

詔仲淹兼知延州敵入言其腹中有數萬甲兵

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為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眾寡。使更出禦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也。仲淹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為軍。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戶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

琦使任福等
破下四十一
族

神世衡城寬
州教民習射

三他所滅不與詔以爲康定軍仲淹又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堠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九月元昊寇三川砦都巡檢楊保吉死之連陷乾溝乾福趙福三堡韓琦使環慶副總管任福等領兵七千聲言巡邊部分諸將夜趨七十里至白豹城平明克之破四十一族焚其積聚而還時塞門諸砦旣陷鄜州判官种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故寬州請因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遇石橫亘工徒曰是不可井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邪爾其屑而出之凡屑石一畚定價百錢工乃致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城成賜名青澗以世衡知城事世衡開營田募商賈通貨利城遂富實教民習射以銀爲的中者與之或爭徭役亦使之射中者優免有過失者亦使之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能射十二月癸未出內藏絹一萬助糴邊儲戊申鑄當十錢以助邊

費

慶曆元年春正月帝以元昊勢益猖獗遣翰林學士
晁宗慤即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等具二說令副使
韓琦判官尹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執政以為難杜
衍亦曰微倖成功非萬全計帝不聽詔鄜延涇原會
兵期以正月進討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
露不如俟春深賊馬瘦人飢其勢易制且鄜延密邇
靈夏西羌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
以恩信招徠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乞

留鄜延一路以備招納或擇利進城廢砦以牽制元
昊帝從之仍詔仲淹與琦等同謀可以應機乘便即
仍出師琦亦奏言兩路協力尚懼未能大剷黠虜若
鄜延以牽制為名則是委涇原孤軍嘗于賊手非計
之得乞督令鄜延進兵同入帝以奏示仲淹仲淹言
臣與琦等皆一心非有怯弱但戰者危事當自謹守
以觀其變未可輕兵深入琦又令尹洙至延州議仲
淹堅執不可洙歎曰公於此不及韓公也韓公曰大
凡用兵當置勝敗于度外琦復上奏曰仲淹意在招

仲淹欲謹守
觀變琦獨決
請進兵

納使朝廷強之終非已謀將佐聞之必無銳志臣以賊昊傾國入寇不過四五萬老弱婦女舉族而行吾逐路重兵自守勢分力弱故遇敵不支若大軍併出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今中外不究此故此乃待賊太過屯二十萬重兵只守界壕中夏之弱自古未有臣恐邊障日虛士氣日喪經費益蹙師老思歸賊乘此有吞陝右之心乞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何進計斷在不疑朝廷終難之 時元昊遣延德還延州與范仲淹約和仲淹自爲書貽元昊備陳利害

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 二月韓琦行邊至高平元昊果遣衆寇渭州逼懷遠城琦乃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以耿傳參軍事涇原都監桑懌爲先鋒朱觀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福將行琦令福併兵自懷遠趨德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距纔四十里道遠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卽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捺龍川遇鎮戎西路

任福違琦節
制敗於好水
川

巡檢嘗鼎劉肅與敵戰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敵棄馬羊橐駝，佯北。桑懌引騎趨之，福踵其後，謀傳敵兵少，福等因易之。薄暮，與懌合軍屯好水川，觀英屯籠絡川，相距五里，約明日會兵川口，必使夏人匹騎無還，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于川口，候者言夏人有些不多，明日福與懌循好水川西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諸將方知墮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懌於道旁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

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衆動欲據勝地，忽夏人陣中樹鮑老旗，懌等莫測。既而旗左麾左伏，兵起，右麾右伏，兵起。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墮崖塹，相覆壓。懌肅戰死，敵分兵數千斷官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劉進勸福自免，福曰：吾為大將，兵敗以死報國耳。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鬪，鎗中左頰，絕其喉而死。子懷亮亦死之。敵乃併兵攻觀英，戰既合，珪

自羊牧隆城引屯兵四千五百陣于官軍之西渭川駐泊都監趙津將瓦亭騎兵二千繼至珪屢出略陣陣堅不可破英被重傷不能視軍敵兵益至官軍大潰英津珪傅皆死士卒死者萬三百人惟觀以兵千餘保民垣四向縱射會暮敵引去得還關右大震時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又分出趨利故至甚敗琦還至半途陣亡者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軍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亦能從招

討以歸乎哀慟之聲震天地琦掩泣駐馬不能進范仲淹聞之歎曰當是時難置勝負於度外也奏至帝震悼爲之肝食宋庠請修潼關以備衝突夏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猶奪一官當時言者又謂福之敗由叅軍耿傳督戰太急後得傳書乃戒福使持重毋輕進經略判官尹洙以傳文吏無軍責而死于行陣又爲時所誣爲作憫忠辨誣二篇三月元昊答范仲淹書語極悖慢仲淹對來使焚之呂夷簡語宋庠曰人臣無外

尹洙爲耿傳
作憫忠辨誣
二篇

仲淹焚元昊
謾書

交希文乃擅與元昊書得其書又焚不奏他人敢爾
邪時朝廷命仲淹陳對仲淹奏曰臣始聞虜有悔過
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張故復書悖
慢臣以為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
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專在臣矣故不
敢上聞奏下兩府共議宋庠遽曰仲淹可斬杜衍曰
仲淹志在招叛蓋忠於朝廷也何可深罪爭之甚力
宋庠謂夷簡必有言助已而夷簡默無一語上顧問
夷簡何如夷簡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已乃

降仲淹知耀州 夏四月以陳執中同陝西安撫經

夏竦置婢軍
中幾致兵變

折繼閔敗元
昊

略招討使時夏竦判永興軍執中知軍中議多異同
故分命竦屯鄜州執中屯涇州竦雅意在朝廷及任
以西事頗依違顧避嘗出巡邊置侍婢軍中幾至兵
變元昊命募得竦首與錢三千其見輕侮如此 六
月壬辰詔陝西諸路總管司嚴邊備毋輒入賊界賊
至則禦之 秋七月元昊寇麟府州折繼閔敗之
八月元昊寇金明砦破寧遠砦砦主王世亶兵馬監
押王顯死之進圍豐州孤城無援遂陷知州王餘慶

張元屢破元
昊河外始固

方平論罷竦
執中

方平言土公
不當與琦等
同列

兵馬監押孫吉死之。時元昊遣兵分屯要害以絕
麟州餉道。楊偕請棄河外保合河津。帝不許。會管勾
麟府軍馬事張元擊賊琉璃堡破之。又戰于栢子砦
及兔毛川皆敗之。遂築建寧等五堡十餘柵。河外始
固。冬十月夏竦陳執中罷。時知諫院張方平言竦
為統帥三歲于茲。師惟不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來
則傷殘。安用為統帥也。今將校被斥而帥不加罪。非
刑賞之公。乃改竦判河中。執中知陝州。分秦鳳涇
原環慶鄜延為四路。以韓琦知秦州。王公知渭州。范
仲淹知慶州。龐籍知延州。各兼經略安撫招討使。詔
分領之。張方平言涇原最當賊衝。王公未愜人望。不
當與琦等同列。不報。琦上言請於鄜慶滑三州各更
益兵三萬人。拔用有勇略將帥。統領訓練。預分部曲。
遠斥候。於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來則命駐劄之。
兵觀利整陣。併力擊之。又于西賊未集之時。出三州
已整之兵。淺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招其種落。築壘拓
地。別立經制。朝廷節儉省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分助
邊用。使行間覘賊。如此則二三年間。賊力漸屈。平定

龐籍葺治城
砦延民以安

羌人愛仲淹
呼為龍圖老
子

仲淹築大順
城環慶小寇

帝悔用兵

有期矣。自元昊叛延州，城砦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法。籍命部將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於橋子谷傍，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延民以安。初，元昊陰誘屬羌為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為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為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為中國用。羌人親愛之，呼為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西北馬舖砦當後

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佑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成，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佑年方冠，與將卒雜處，鈎深摘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自西方用兵，帝為盱食，然元昊亦困弊，漸有自悔之意。知諫院張方平言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犬豕豺狼較乎？願因郊

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帝喜曰是吾心也命方平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二年閏九月知延州龐籍言夏境鼠食稼且旱元昊思納款詔命知保安軍劉拯諭元昊親信野利剛浪峻遇乞兄弟言公方持靈夏兵儻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冊之剛浪峻令浪埋賞乞媚娘三人詣种世衡乞降又使其教練使李文貴至青澗報世衡言用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便於和世衡與籍咸疑其詐乃

元昊攻鎮戎軍葛懷敏敗死

屯兵青澗留文貴不遣已而元昊果大舉入寇攻鎮戎軍王公使副總管葛懷敏督諸砦兵禦之分諸將為四路趨定州砦賊毀橋斷其歸路四面圍之懷敏突圍走由是大潰懷敏馳至長城濠路已斷遂及將校十四人死焉餘軍九千六百馬六百皆為敵所得元昊乘勝直抵渭川焚蕩廬舍屠掠民畜自涇汾以東皆閉壘自守范仲淹自將慶州蕃漢兵援之元昊乃還議者欲以金繒啖契丹使攻元昊命御史中丞賈朝昌往使朝力辭使命且上疏曰太祖收方鎮

賈昌朝言削
方鎮太過用
親舊恩倖之
弊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
三
之權以為萬世利及太宗時將帥率多舊人猶能仗
威靈所向有功近歲因西羌之叛驟擇將領而士不
練習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削方
鎮太過之弊也况今武臣多親舊恩倖出即為將素
不知兵一旦付以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死地矣此用
親舊恩倖之弊也請自今方鎮守臣無數更易刺史
以上宜慎所授以待有功且命將之時去疑貳推恩
惠務責以大効使一切便宜從事庶得馭將之道帝
嘉納之 冬十月戊午發定州禁軍二萬二千人屯

涇原庚申詔恤將校陣亡其妻女無依者養之宮中

十一月壬申黑氣貫北斗辛巳以韓琦范仲淹龐

籍為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置司涇州初翰林學士

王堯臣體量安撫陝西歸上疏論兵因言韓琦范仲

淹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及葛懷敏敗死中外

震懼帝思堯臣之言會仲淹附王懷德入奏乞與韓

琦同經略涇原并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

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

慶有警亦再率涇原之師為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

王堯臣言琦
仲淹不當置
散地

仲淹願與琦
同經略涇原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渭川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策於是復置陝西路經略安撫招討使總四路之事置府涇州益屯兵三萬以琦仲淹籍分領之復以堯臣爲體量按撫使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州堯臣復言琦等既爲陝西四路招討等使則四路當稟節制不當復帶使名各置司行事使所稟不一於是諸路並罷經略使琦與仲淹在兵間人各重一時人心歸之

諸羌感畏韓范

朝廷倚以爲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人爲之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詔琦仲淹籍便宜從事

三年春正月詔陝西沿邊招討使韓琦范仲淹龐籍凡軍期申覆不及皆便宜從事用安撫使王堯臣請也癸巳元昊上書請和時西鄙用兵日久帝心厭之會契丹使至亦言元昊欲歸欵乃密詔龐籍招納之籍遣李文貴還以通意元昊聞之大喜仍使文貴

元昊請和密詔籍招納

至延州議和，然猶倔強不肯削僭號。且云：如日方中，止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籍以其言未服，乃令自請，詔籍復書許之。元昊知朝廷許和，有緒，乃遣其六宅使賀從勗與文貴至延州上書，自稱男邦泥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稱臣。兀卒，卽吾祖也。如可汗號，籍言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勗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師，天子不許更歸，議之。籍送使者闕下，因陳便宜，言羌人不通和市，國人愁怨，今辭理寢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遣使諭

契丹請勿納
元昊吳育上
答諭事宜

之。契丹使來請勿納。元昊朝廷未知所答，禮部郎中吳育因上疏曰：契丹受恩爲日已久，不可納一叛羌，失繼世兄弟之歡。今二番自鬪，鬪久不解，可觀形勢，乘機立功，萬一過計，亟納元昊，臣恐契丹窺兵趙魏，朝廷不得元昊毫髮之助，而太行東西且有烟塵之警矣。宜使人諭元昊曰：契丹汝世姻，一旦自絕，力屈而歸我，我所疑也。若無他者，當順契丹如故。然後許汝歸款，告契丹曰：已詔元昊如能投謝轅門，卽聽內附。若猶堅拒，當爲討之。如此，則彼皆不能歸罪我矣。

种世衡知環州牛奴訛感服

於是詔兩制出契丹書，令兩制同上對，不異育議。范仲淹巡邊，知環州屬羌多密，與元昊相通，以种世衡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完，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奴訛素倔强，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夏四月癸卯賀

富弼蔡襄請令元昊稱臣帝不聽

從勗至京師，帝用龐籍言，命著作佐郎邵良佐如夏州許冊封元昊為夏國王，歲賜絹十萬匹，茶三萬斤。富弼言：「元昊臣契丹而不臣我朝，則是謂契丹無敵于天下矣。須令稱臣，乃可許和。」蔡襄亦言：「元昊自稱元卒，既又譯為吾祖，特以侮慢朝廷，使朝廷賜之詔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語邪？不可許其請。」帝皆不聽。良佐至夏州，元昊亦遣如定、聿捨、張延壽等來議和。及歲幣，甲辰朝廷以元昊請和，遂詔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命知永興軍鄭戩代之。富弼言：「西羌未殄，亦

詔召琦、仲淹還弼言宜留一人在邊不聽

晏殊等欲從
元昊邀索琦
力陳不便

元昊遣使上
誓表

須藉材，若二人俱來，或恐闕事，願召一人使處于內，一人就授副樞，且令在邊，表裏相濟，事無不集，不聽。時元昊倚契丹，邀索無厭，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力陳其不便，帝嘉納之。

四年五月，元昊復遣使上誓表，言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今，願藏盟府。其前日所掠將校民戶，各不復還，自此有邊人逃亡，亦毋得襲逐。臣近以本國城砦進納朝廷，其栲栳鎌刀、南安承平故地，及他邊境番漢所居，乞畫中爲界，於內聽築城堡。凡歲賜銀綺

絹茶二十五萬五千，乞如嘗數。臣不復以他相干，乞頒誓詔，蓋欲世世遵守，永以爲好。儻君親之義不存，或臣子之心渝變，當使宗祚不永，子孫罹殃。帝遣使賜元昊詔，從之。十二月，遣尚書員外郎張子奭、覓冊禮使冊元昊爲夏國主，仍賜對衣、黃金帶、銀鞍勒馬、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三萬斤。冊以漆書竹冊，籍以錦，金塗銀印，文曰夏國主印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勅書爲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使至京，就驛買賣，宴坐朶殿，使至其國，相見用賓客禮，置權場於保安。

冊元昊爲夏
國主，命高良
天等會畫疆
界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軍及高平砦第不通青鹽命國子博士高良夫等會
夏人畫疆界然朝廷使往止留館宥州終不復至興
靈而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

夏人歸石元
孫賈昌朝請
赦之

五年夏四月夏人歸石元孫諫官御史奏元孫軍敗
不死爲國辱請斬于塞下以示西人賈昌朝曰春秋
晉楚戰于邲楚獲晉知罃晉獲楚公子穀臣既而晉
歸穀臣以求知罃楚人許之各全其生請如故事赦
之因入對又袖出魏于禁傳以奏曰前代將臣覆沒
而還多不加罪帝乃貸元孫編管全州子弟嘗授陣
亡恩澤者並奪追之

元昊奪子寧
令哥妻乃被
殺死

八年春元昊死時年四十六子諒祚方期歲沒藏氏
所生也養于母族訛龐訛龐因與三大將分治國政
謚元昊曰武烈皇帝廟號景宗尊沒藏氏爲皇太后
李燾曰元昊初娶遇乞從女野利氏生寧令哥特
愛之以爲太子既而欲爲寧令哥納沒移氏爲妻見
其美自取之寧令哥憤殺元昊不死劓其鼻而去匿
訛龐家爲訛龐所殺元昊因鼻創死 夏四月冊諒
祚爲夏國主先是夏遣使來告哀朝廷及契丹皆遣

夏諒祚幼弱
朝議分離之
計程琳不可
乃止

使慰奠。議者請因諒祚幼弱，母族專國，以節鉞啖其
三大將，使各有所部分，以披其勢，可以得志。陝西安
撫使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
之。帝乃遣使冊諒祚為夏國主。議者深惜朝廷之失
機會。

張溥曰：仁宗自用兵西夏以來，一敗於延州，二
敗於好水川，三敗於鎮戎軍。兩三年間，喪師屢
告天子旰食，有道之世，戰危若此，佳兵不祥信
矣。元昊雄毅多畧，十餘歲時，即諫父勿以馬易

漢物，志在必叛。兼有華州二生為之謀，主山訛
善戰，助其慄銳，據地萬里，分布鐵騎，挺戈犯順。
寧異天驕，然衛慕氏其母也，而弑之。山遇其叔
也，而殺之。及為子寧令哥娶婦，見沒移氏美，則
自納焉。衛宣高陽兩鍾其惡，帝命不佑，亡可俟。
也。為宋計者，用吳育之言，當僭表，初至姑許所，
求密修戰備，拊背扼吭，使不敢動，上也不得已，
而行范仲淹之策，嚴邊城，實關內，堅持踰年，敵
必困弱，次也。乃張士遜庸人寡慮，輕動干戈，趣

彼速反。延州之戰。黃德和先奔。劉平石元孫戰沒。士氣沮傷。西事日擾。繼以韓范行師。軍聲稍振。任福又違琦戒令。轉鬪陷伏。哨鴿摩天。橫尸盈野。定州砦之役。葛懷敏復死。三戰皆北。關右震動。幸而老成再鎮。賊亦苦兵。竹冊方賜。子禍旋作。中朝未揚。郭李之威。狂夫已蹈。安史之戮。始悔向者用兵。未識天心。空勦民命也。任福之敗。韓琦爲帥。罪可同坐。釋而任之。卒奠西鄙。仲淹焚元昊。縵善宋庠。欲置之死。帝不深罪。而四路功成。仁宗寬弘。善任刑名。秋荼所弗尚也。韓范因之。守封疆。定社稷。爲宋元臣。彼碌碌刀筆吏。惡足與論天下事。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一

北海馮 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儂智高

仁宗皇祐元年九月乙巳廣源州蠻儂智高反寇邕州初儂氏自唐初即雄於西原世為廣源州首領唐末交趾強盛廣源服屬之知儂猶州儂全福為交人所殺其妻改適商人生智高冒姓儂氏既壯與其母

儂智高求內附不許乃與黃師密等謀據廣南

據儂猶州。建國曰大曆。交人攻而執之。釋其罪。使知廣源州。智高怨交趾。乃乘間竊據安德州。僭稱南天國。改元景瑞。因招納亡命。貢獻中國。求內附。朝廷不許。復奉金函書以請。亦不報。智高怒。與廣州進士黃師密等謀據廣南。乃數出敝衣。易穀食。給言洞中饑饉。部落離散。知邕州陳珙信之。不設備。智高一夕忽縱火焚其居。因給衆曰。平生積聚。今為天火所焚。生計窮矣。當取邕廣以自王。否則共死。衆從之。遂率衆五千沿江東下。攻邕州。橫江寨守臣張日新等戰死。

詔江南福建等路發兵備之。

智高陷邕州宗且不屈死

四年五月智高陷邕橫諸州。遂圍廣州。詔鈐轄陳曙等發兵討之。智高攻陷邕州。執知州陳珙等。欲任司戶孔宗且以事。宗且不屈。大罵而死。智高即州建大南國。自稱仁惠皇帝。改元啓曆。置官屬。時天下久安。廣南州郡無備。智高所向。守臣輒棄城走。遂陷橫貴。滕梧康端龔封入州。知封州曹覲。知康州趙師且皆戰死。智高進圍廣州。知州魏瓘力戰禦之。知英州蘇緘。蒐募壯勇。合數千人。赴援。扼賊歸路。得黃師密父。

魏瓘等力禦
智高廣州不
陷

斬之以徇，而轉運使王罕亦自外至，募民兵，益修守備，城得不陷。事聞，命陳曙討之。又以余靖為廣西安撫使，同提刑李樞及曙經制賊盜事。復以楊畋體量安撫廣西，廣東鈐轄兵赴之。六月丁亥，以狄青為樞密副使。初，尹洙與青談兵，善之，薦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累進馬軍副都指揮使。狄青起行伍十餘年，而顯貴，面涅猶存。帝嘗勅青傳藥除之。

尹洙薦狄青
于韓琦范仲淹

狄青顯貴不
面涅

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帝益重之。至是，自知延州召拜副使。臺諫王居正等諫其不可，帝不聽。秋七月，儂智高陷昭州。九月，以孫沔為廣南安撫使。初，以沔知秦州，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秦州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為憂。」臣觀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有敗奏。既而昭州鈐轄張忠以敗聞，帝乃除沔湖南、江西安撫使。沔請發騎兵，求武庫精甲。梁適折沔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亡備，故至此。乃

孫沔撫廣南
請騎兵精甲
以行

今欲示鎮靜邪夫實備不至而貌為鎮靜危亡之道也乃與兵七百人沔憂賊度嶺而北乃檄湖南江西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燕犒賊疑不敢北侵行至鼎州加廣南安撫使智高寇擾日甚嶺外騷動楊畋等久無功帝以為憂智高移書行營求邕桂節度使帝將受其降梁適曰若爾則嶺表非朝廷有矣會狄青上表請行遂以為宣撫使提舉廣南經制盜賊事青入對自言曰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番落數百騎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

智高求邕桂節度使梁適請勿許

帝命任守忠副青撫廣南李兌諫罷之

龐籍力贊青可用

言時命入內都知任守忠為青副知諫院李兌言唐失其政以宦者觀軍容致主將掣肘是不足法遂罷守忠諫官韓絳復言青武人不宜專任帝以問龐籍籍力贊青可用且言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度儂智高陷賓州復入于邕時交趾請出兵助討智高余靖以便宜許之請于朝狄青奏曰假兵于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橫踐二廣力不能制乃假蠻夷兵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啓亂何以禦之願罷交趾助兵帝從之十二月狄青

交趾請助討智高青奏勿許

青斬陳曙等
三十二人請

勒兵賓州，陳曙兵敗，青斬之。以徇。青行軍，立行伍，明約束，野戰皆成營柵。至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州。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鬪。聽吾所為。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入干擊賊，潰于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所以致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聘貽諸將，股栗莫敢仰視。

五年春正月，狄青夜度崑崙關，大敗儂智高于邕州。智高走大理，廣南平。青既誅陳曙，因按兵止營，令軍

青先度崑崙
關智高等敗
死廣南悉平

休十日，衆莫測。賊覘者還言：「軍未即進。」青明日即整兵，自將前軍，孫沔將次軍，余靖爲殿。夕次崑崙關，黎明，整大將旗鼓，諸將環立帳前，待令乃發。而青已微服，與先鋒度關，趣諸將會食關外。賊方覺，悉出逆戰。右將孫節搏賊死山下，賊氣銳甚。沔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番落騎兵，從左右翼擊之，縱橫開合，部伍不亂。賊不知所爲，大敗走，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賊黨黃師密、儂建中等，及僞官屬死者百五十七人，生擒賊五百餘，死者萬計。智高等夜縱火燒城遁去，由

合江口入大理遲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為賊所俘脇者慰遣之梟師密等于城下斂屍築京觀于城北隅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眾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邪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廣南悉平捷至帝喜曰青破賊麗籍之力也又曰向非梁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詔余靖經制廣西追捕智高而召青沔還後二年靖遣都監蕭汪入特磨道生獲智高母及其弟智光子繼宗繼封又募死士使大理求智高重譯

青為樞密使
籍等交論帝
不聽

得至會智高已死於大理函首至京師乃誅其母及其弟子五月以狄青為樞密使孫沔為副使賞平廣南功也麗籍及臺諫朝士皆論青不可掌省府不聽

張溥曰儂全福妻阿儂再嫁商人而生智高智高十三歲惡有二父即殺商人殘忍喜亂其天性也長據儻猶交人執而釋之使知廣源智高內懷忿恨求附中國使朝廷納其金函俾處入江峭絕之鄉與交趾角立椎髻左衽戰鬪用命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未必非二南一奧藩也。無故拒却，激其背叛。焚巢入寇，邕州失守。曹覲等相繼戰死，楊旼師久無功。以南土之久安，當文吏之迂緩，一夫攘臂，二廣震驚，勢所必然。龐籍力贊仁宗，專任狄青，挺鉞搢鐸，先斬敗將，疾趨崑崙，絳衣倒北，農種糴收，童謠驗矣。唐憲宗時，劉闢反蜀，杜黃裳請罷中人監軍，專委高崇文。西川立平，仁宗君相亦然。任將之效略可觀也。阿儂適三夫，慘毒有謀，好食小兒，智高攻城陷邑，多仗其策，非此母不生。此子物固各以類夫。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一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二

北海馬 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貝州卒亂 王則

仁宗慶曆七年十一月，貝州賊王則據城反，以明鎬為河北安撫使，則涿州人，初以歲饑流至貝州，自賣為人牧羊，後隸宣毅軍為小校，則冀俗尚妖幻，相與習為五龍、滴淚等經，及諸圖讖書言釋迦佛衰謝，彌

正則囚張得一殺董元亨等據貝州城反命明鑄討之

勒佛當持世，則之與母訣也。嘗刺福字於背以爲記。妖人因妄傳，則字隱起，爭信事之。州吏張蠻卜吉主其謀，黨與連德齊諸州，約以明年正旦斷澶州浮梁作亂。會其黨以書詣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則故不待期，亟以冬至日反。時知州張得一，方與官屬謁天靈觀，則率其從劫庫兵，執得一囚之。從通判董元亨索庫鑰，元亨厲聲罵賊，賊遂殺之。又殺司理王獎等，兵馬都監田斌以從卒巷戰，不勝而出。城扉闔，提點刑獄田京等縋城出，保南關，入驍健營，撫士卒。

凡有欲應賊者，京以計盡誅之。由是營兵在外者皆懾服。南關得不陷，則僭稱東平王，國曰安陽，年號曰德勝，旗幟號令皆以佛爲稱。城以一樓爲一州，書州名補其徒爲知州，每面置一總管。然縋城下者日衆，于是令民伍伍爲保，一人縋，餘悉斬。事聞，以知開封府明鑄爲體量安撫使，而詔貝州有能獲賊者，授諸衛上將軍。鑄至于州，民汪文慶自城上繫書射鑄帳，約爲內應。夜垂緇，以引官軍入城者數百人。賊覺，率衆拒戰，官軍不利，乃與文慶等復縋而出。鑄以貝州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二
城峻不可攻，乃爲距闔，將成爲賊所焚。鎬乃卽南爲地道，日攻其北，以牽制之。

鎬遣壯軍破賊擒則

八年春正月，朝廷以則未下命，文彥博爲河北宣撫使，鎬爲之副。夏，竦惡鎬恐其成功，凡鎬所奏，輒從中阻之。彥博旣受命，請軍事得專行，許之。彥博至貝，鎬穿道適通，遂選壯士夜半由地道入城，衆登城，賊縱火牛，官軍以槍中牛鼻，牛還攻之，賊大潰，開東門遁。總管土信追則擒之，餘衆保村舍者，皆被焚死。竦復言所獲恐非真盜，乃詔檻送則京師，磔于市。賊據城凡六十六日而敗，改貝州爲恩州。張得一以降賊伏誅，詔以彥博同平章事，加明鎬端明殿學士，封賈昌朝爲安國公，侍讀學士。楊偕言賊發昌朝部中，至出大臣乃能平，昌朝爲有罪，不當賞，弗聽。夏四月，以明鎬叅知政事，文彥博推鎬貝州之功，且薦其才可大用故也。

張溥曰：仁宗慶曆之世，號爲極治；四年而有歐希範之亂；七年而有王則之亂；小醜陸梁，敢捍明聖，其大禹之苗民乎！東漢張角，初奉黃老道。

畜弟子稱大賢良師。呪符水已病。百姓信之。遂
密置三十六方。黃巾標識。一時俱起。東晉孫泰
世奉五斗米道。師事杜子恭。得其秘術。孝武召
見。稍遷輔國將軍。後集徒眾。謀亂被戮。而孫恩
盧循因遂相繼反海上。宋時王則以貝龔喜妖
背刺福字。訛言彌勒出世。僭號東平王。旗幟號
令悉以佛稱。方臘居清溪塌村。左道惑眾。謬傳
地基天子。建號聖公。紅巾六等。鬼神扇誅盜賊。
之起必先有聚聚。必先有託降神書符。扶鸞禱

聖與端公太保之稱。白蓮白雲之會。皆託而聚
之之術也。吳廣陳勝起兵。行卜以鬼。丹書魚腹
篝火狐鳴。意在威眾舉事。姦宄效之。史巫紛若
唱禍福造神怪。愚民一集。卽成勁寇。但遇靈帝
則爲張角之蔓延。遇仁宗則爲王則之速翦。爾
明鎬旣第。獻真宗頌。上六宄書。薛奎稱其沉鷲
有謀。能斷大事。巡邊備賊。著名并州。及副文彥
博討則。約結內應。地道出奇。則叛。僅六十六日
而滅。由帝善任彥博。彥博善任鎬也。太宗淳化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三
間作亂者王小波李順真宗咸平間作亂者劉
盱王均俱蜀寇也於是廷臣聚而憂蜀謂其人
多變不可以齊魯待也及王則起貝州欲連德
齊朝論又憂河北矣山東之地王者得以爲王
霸者得以爲霸猾賊得以亂天下則謀不成賊
固無能亦天牖仁聖也迨金人入而河北亡宋
遂感而南矣盜賊據之中國或與爭金人據之
天子不敢問使宋能以治盜者治虜庶大梁猶
堅城而臨安可不都也

卷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三

北海馮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溥論正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浚六塔二股河

仁宗天聖元年秋七月詔發丁夫三萬八千卒二萬
一千緡錢五十萬塞滑州決河

六年八月河決于澶州之王楚埽

八年始詔河北轉運計塞河之備良山令陳曜請疏

陳耀請疏鄆
滑界糜丘河
以分水勢

開河分水之
議起

鄆滑界糜丘河以分水勢遣使行視之

慶曆元年詔權停修決河自此久不復塞而開河分

水之議起焉

皇祐元年三月河合永清渠注乾寧軍

二年秋七月河復決大名府館陶縣之郭固

至和二年遣使行度故道且詣銅城鎮海口約古道

高下之勢先是朝廷既塞郭固而河勢猶壅議者請

開六塔以披其勢故有是命翰林學士歐陽修上疏

曰朝廷欲俟秋興大役塞商胡開橫隴回大河於古

道夫動大衆必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於其

終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可無悔比年以來興

役動衆勞民損財不精謀慮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備

說舉事之始既已倉皇羣議一搖尋復悔罷不敢遠

指他事且如河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慮遽

謀修塞凡科配梢芟一千八百萬騷動六路一百餘

軍州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途或物

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尋已罷修虛費民財

爲國歛怨舉事輕脫爲害若斯今又聞復有修河之

議開六塔歐
陽修疏言五
不可

役三十萬人之衆，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至春，半天下苦旱，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嘗務安靜，振恤之，猶恐民起爲盜，况於兩路聚大衆，興大役乎？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人稍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者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完。又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將踰暮春，粟未布種，農心焦勞，所向無望。若別路差及，又遠者難爲赴役。一出諸路，則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往年議塞滑州決河，時公私之力，未若今日之貧虛。然猶儲積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始能興役。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一大役也。自橫隴至海千餘里，埽岸以廢頓，須興緝補，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猝興三大役於災旱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未必可開，鯀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

書知水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功，不能障塞，但能因勢而疏決耳。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人力斡旋回注，是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隴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又數年，故道已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思國家屢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而有聲，巨嶠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者，僅十年，天地警戒，宜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當過慮防懼。今乃欲於凶儉之年，聚三十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災禍自此而發也。况京都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毀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宜速止罷，用安人心。九月，詔自商胡之決大河，注食堤埽，爲河北患，其故道又以河北京東饑故未興役。今河渠司李仲昌議欲納水入六塔河，使歸橫隴舊河，舒一時之急，其令兩制至待制以上臺諫官與河渠司同詳定。修又上疏曰：伏見學士院集議修河，未有定論，豈由賈昌朝欲復

修言賈昌朝
欲復故道李
仲昌請開六
塔二說俱非
宜疏下流浚
以入海不聽

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臣愚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繆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待攻而自破矣今六塔既已開而恩冀之患何爲尚告奔騰之急此則減水未見其利也又開六塔者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隴故道今六塔止是別河下流已爲濱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

顧其害如何此臣又謂近乎欺罔之繆也且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臣不敢廣述河源且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旣淤澀乃決天臺埽尋塞而復故道未幾又決於滑州南鐵狗廟今所謂龍門埽者其後數年又塞而復故道已而又決王楚埽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

壅淤故又於橫隴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所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橫隴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水爲患。至慶曆三四年。橫隴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餘里。其後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決於上流之商胡口。然則京東橫隴兩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也。昨議者度京東故道工料。但云銅城已上。乃特高爾。其東北銅城已上。則稍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已東。地勢斗下。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已上。何緣而頓淤。橫隴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爲。則河北水患。何爲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爲之。猶愈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又商胡初決之時。欲議修塞。計用稍芟一千八百萬科。配六路一百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則必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所計。工費

甚大其後李叅減損猶用三十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又欲增一夫所開三尺之方倍爲六尺且濶厚三尺而長六尺自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爲勞矣且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旣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實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橫隴之比此所謂利少而害多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分水之名而無減患之實今下流所散爲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澀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皆智者之不爲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歷數州之地誠爲患矣隄防歲用之夫誠爲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爲數州之患勞歲用之

六塔河復決
劉恢奏罷其
役流李仲昌
於英州

夫此則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宜擇也大約今河
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
決○河○之○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
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入○海○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
澀○則○終○虞○上○決○爲○患○無○涯○帝○不○聽○卒○從○仲○昌○議

嘉祐元年夏四月六塔河復決時殿中丞李仲昌等
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以致復決溺兵夫漂
芻藁不可勝計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詔三司判官
沈立往行視內使劉恢遂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數千

萬人穿土干犯禁忌且河口乃趙征村於國姓御名
有嫌而大興錘斫非便詔罷其役令御史吳中復內
侍鄧守恭置獄于澶劾仲昌等違詔旨不俟秋冬寒
北流以致決潰於是流仲昌于英州餘各被謫有差
五年春正月議鑿二股河自李仲昌貶河事久無議
者至是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卽溝
洫志所謂平原金隄開通大河入篤馬河至海五百
餘里者也自春以丁壯三千浚之可一月而畢支分
河流入金赤河使其深六尺爲利可必商胡決河自

韓贄上四界
守二股河圖

魏至于恩冀乾寧入于海，今二股河自魏恩東至于德滄，入于海，分而為二，則上流不壅，可以無決溢之患。乃上四界首二股河圖。

浚二股河又浚五股河

英宗治平元年，始命浚二股河以紓恩冀之患，未幾又併五股河浚之。

李立之請創生隄不聽

神宗熙寧元年六月，河溢恩州，又決冀州棗強埽，七月又溢瀛州樂壽埽，於是都水監丞李立之請於恩冀深瀛等州創生隄三百六十七里，以禦河。宋昌言謂今二股河內變移，請迎河澇進，約簽入河身，以紓

四州水患。都水監復奏慶曆中商胡北流于今二十餘年，自澶州下至乾寧軍，創隄于有餘里，公私勞擾，近歲冀州而下，河道梗塞，致上下埽岸屢危，雖創新岸終非久計。願相六塔舊口，并二股河導使東流，徐塞北流便。詔翰林院學士司馬光入內都知張茂則乘傳相度四州生隄，回日兼視六塔二股利害。

二年正月，光入對，請如宋昌言策，於一股之西置上約，擗水令東，俟東流漸深，北流淤淺，即塞北流，放出御河胡盧河，下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初商胡決河

司馬光請如
宋昌言策置
上約韓琦言
不便

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寧入于海是謂東流時議者多
不同李之力主生隄帝不聽卒用昌言策置上約
會北京畱守韓琦言今歲兵夫數少而舍隄兩埽修
上下約甚急深進馬頭欲奪大河緣二股及嫩灘舊
濶千一百步是以可容漲水今截去八百步有餘則
將束大河於二百餘步之間下流既壅上流感遏湍
怒又無兵夫修護隄岸其衝決必矣况自德至滄皆
二股下流既無隄防必侵民田設若河門束狹不能
容納漲水上下約隨流而脫則二股與北流為一其

王安石言六
塔可治二股
可治

張鞏等議塞
北流司馬光
言有害帝不
從

起愈大帝因謂二府曰韓琦頗疑修二股趙抃曰人
多以六塔為戒王安石曰異議者皆不考其事實故
也帝又問程昉宋昌言同修二股何如安石以為可
治帝曰欲作簽河甚善安石曰誠然若及時作之往
往河可東北流可閉帝然之七月張鞏等奏上約
屢經泛漲并下約各已無虞東流勢漸順快宜塞北
流除恩冀深瀛等州水患司馬光言鞏等欲塞河北
流臣恐勞費未易或幸而可塞則東流淺狹隄防未
全必致決溢是移恩冀深瀛之患於滄德等州也不

若俟二三年間東流益深濶北流漸淺塞之便帝曰
今不俟東流順快而塞北流他日河勢改移奈何且
若河水嘗分三流何時當有成功光曰若止約流失
其事不可知上約存則東流必增北流必減借使分
為二流於鞏等不見成功於國家亦無所害何則西
北之水併於山東故為害大分則害小矣鞏等亟欲
塞北流皆為身謀不顧國力與民害也帝卒從鞏議
四年秋七月北京新隄第四等五埽決漂溺館陶永
濟清陽以下八月河溢澶州曹村十月溢衛州王供

帝從張茂則
等言開修二
股河上流并
塞決口

時新隄凡六埽而決者三下屬恩冀貫御河奔衝為
一帝憂之是時人爭言導河之利張茂則等謂二股
河地最下而舊防可因今漚塞者纔三十餘里若使
河之湍浚而逆之又存清水鎮河以析其勢則悍者
可回決者可塞帝然之十二月令河北轉運使開修
二股河上流併塞決口
五年夏四月二股河成六月河溢夏津帝語執政聞
京東調夫修河有壞產者河北調急夫役猶多若河
復決奈何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若利

安石言修二股河之利

害無所較聽其所趨如何王安石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復澱塞昨修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瀉鹵俱為沃壤庸非利乎况調夫已減於去歲若夫葺理隄防則河北歲夫愈減矣

安石從李公義黃懷信言制濬川杷

六年夏四月置疏濬黃河司先是有選人李公義者獻鐵龍爪揚泥車法以濬河其法用鐵數斤為爪形以繩繫舟尾而沉之水篙工急擢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已深數尺宦官黃懷信以為可用而患其太輕王安石請令懷信公義同議增損乃別制濬川杷

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二尺列于木下如杷狀以石壓之兩旁繫大繩兩端可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車絞之去來撓蕩沙泥已又移船而濬或謂水深則杷不能及底雖數往來無益水淺則齒礙沙泥曳之不動卒乃反齒向上而曳之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善其法使懷信先試之以濬二股又謀鑿直河數里以觀其効且言於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即見水不容施工爾今第見水即以杷濬之水當隨杷改趨直河苟置數千杷則

諸河淺澱皆非所患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萬帝曰果爾甚善聞河北小軍壘當起夫五千計合境之丁僅及此數一夫至用錢八緡故歐陽修嘗謂開河如放火不開如失火與其勞人不如勿開安石勞人以除害所謂毒天下之民而從之者至是遂置司將自衛州濬至海口以虞部郎范子淵為都大提舉公義為之屬當是時北流閉已數年水或橫決散漫嘗虞壅遏外監丞王令圖獻議於北京第四第五埽等處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從之

置疏濬黃河司

十年秋七月河決澶州自開直河水勢漸漲田廬益壞至是遂大決於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灤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遣使修閉判大名府文彥博言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而都水止護東流北岸希省費之賞未嘗增修隄岸今者之決溢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之咎

河決澶州文彥博言當增修隄岸

元豐元年夏四月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五月

陳佑甫請修禹故瀆

新隄成，閉口斷流，河復歸北。初，河決澶州，河北外監丞陳佑甫謂商胡決三十餘年，所行河道填淤漸高，隄防歲增，未免泛溢。今當修者有三：商胡一也，橫隴二也，禹舊迹三也。然商胡橫隴故道，地勢高平，土性疏惡，皆不可復。復亦不得持久，惟禹故瀆尚存，在大伾太行之間，地卑而勢固，故秘閣校理李垂與今知深州孫民先皆有修復之議。望召民先同河北漕臣一員，自衛州王供埽按視，訖於海口，從之。

四年夏四月，小吳埽復大決，自澶注入御河，恩州危

帝言治河無違水性

甚。六月戊午，詔東流已填淤不可復，將來更不修閉。小吳決口，候見大河歸納，應合修立隄防。令李立之經畫以聞。帝謂輔臣曰：河之為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嘗有礙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以道治水，則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神禹復生，不過如此。輔臣皆曰：誠如聖諭。已而立之言，河流自乾寧軍至劈地口入海，宜自北京至瀛州，分立東西隄五十八埽，詔從之。立之在熙寧初，已主立隄，今竟行其言，大抵熙寧初專主導東流。

李立之請立東西隄

安石力主程
昉范子淵河
事卒無成功

呂陶劾降范
子淵

閉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
帝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水官難其人王安石力主
程昉范子淵故二人尤以河事自任然糜費財力卒
無成功

哲宗元祐元年三月降范子淵知峽州中丞呂陶劾
其罪故也中書舍人蘇軾作制詞有曰汝以有限之
財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時
以為至言九月詔秘書監張問相度河北水事時
河流雖北而孫村低下夏秋霖雨漲水往往東出小

范子奇起回
河東流之議

張問王令圖
起減水河之
議

吳之決既未塞又決大名之小張口河北諸郡皆被
水災知澶州王令圖建議濬迎陽埽舊河又於孫村
金隄置約復故道轉運使范子奇仍請於大吳北岸
修進鋸牙擗約河勢於是回河東流之議起十一月
問復上言臣至滑州決口相視迎陽埽至大小吳水
勢低下舊河淤仰故道難復請於南樂大名埽開直
河并簽河分引水勢入孫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
令圖亦以為然於是減水河之議復起既從之矣會
北京留守韓絳奏引河近府非是詔問別相視二年

二月令圖問欲必行前說朝廷又從之三月令圖死以王孝先代領都水亦請如今圖議

上孝先請修減水河范純仁力言四不可乃遣范百祿等行視

三年十一月遣吏部侍郎范百祿等行河時王孝先請修減水河王覲言其便安燾深以東流為是上疏言之於是詔黃河未復故道終為河北之患宜興役回之范純仁王存言使大河決可東回而北流遂斷何惜勞民費財以成經久之利今孝先等未有必然之論但僥倖萬一以冀成功耳不可輕舉也文彥博呂大防安燾等謂河不東則失中國之險為契丹之

蘇軾力言回河之非范百祿同之乃罷役

利力主其議范純仁又陳四不可之說且曰北流數年未為大患而議者恐失中國之利先事回改正如頃時西夏本不為邊患而好事者以為不取恐失機會遂興靈武之師也於是收回詔書而遣百祿等行視戶部侍郎蘇軾上疏曰黃河西流議復故道事之經歲役兵二萬聚稍樁等物三千餘萬方河朔災傷困弊而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嘆今回河大議雖寢然聞議者固執來歲開河分水之策今小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

必不能分水况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縱使兩河並行未免各立隄防其費又倍矣今建議者其說有三臣請折之一曰御河湮滅失饋運之利昔天河在東御河自懷衛經北京漸歷邊都饋運既便商賈通行自河西流御河湮滅失此大利天實使然今河自小吳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雖使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河湮滅已一二百里何由復見此御河之說不足聽也二曰恩冀以北漲水為害公私損耗臣聞河之

所行利害相半蓋水來雖有敗田破稅之害其去亦有淤厚宿麥之利况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役全復此漲水之說不足聽也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契丹界入海邊防失備按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契丹接境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為塘水以捍契丹之衝今河既西則西山一帶契丹可行之地無幾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契丹界中造舟為梁便於南牧臣聞契丹之河自北南注以入于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

深後勢無徙移此邊防之說不足聽也臣又聞謝卿材到闕昌言黃河自小吳決口乘高注北水勢奔決上流隄防無復決怒之患朝廷若以河事付臣不役一夫不費一金十年保無河患大臣以其異已罷歸而使王孝先俞瑾張景先三人重畫回河之計蓋由元老大臣重於改過故假契丹不測之憂以取必于朝廷雖已遣百祿等出按利害然未敢保其不觀望風旨也願亟回收買稍草指揮來歲勿調開河役兵使百祿等明知聖意無所偏係不至阿附以誤國計

會百祿行視東西二河亦奏言東流高仰北流順下決不可回明年使回入對復言願罷有害無利之役未聽久之乃遣回河及修減水河數月尚書省復議回河是時吳安持李偉力主東流而謝卿材謂近世河流稍行地中無可回之理上河議一篇召赴政事堂會議大臣不以爲然會李偉復言今河已分流若興工可令全復故道朝廷今日當極力必閉北流乃爲上策若不明詔有司卽令回河深恐上下遷延議終不決觀望之間遂失機會乞復置修河司從之

吳安持李偉力主東流謝卿材上河議一篇不聽

五年二月詔開修減水河尋以外路旱曠權罷

七年冬十月以大河東流賜都水使者吳安持三品

服北都水監丞李偉再任

八年二月詔北流軟堰並如都水監所奏門下侍郎

蘇轍言水官之意欲以軟堰為名實作硬堰陰為回

河之計不宜聽趙偁亦上疏曰臣竊謂河事大利害

有三而言者互進其說或見近忘遠微幸盜功或取

此捨彼譎張昧理遂使大利不明大害不去上惑朝

聽下滋民患橫役枉費殆無窮已臣竊痛之所謂大

利害者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也東流分水患水不

能行也宗城河決患水不能閉也是三者去其患則

為利未能去則為害今不謀此而議欲專閉北流止

知一日可閉之利而不知異日既塞之患止知北流

伏槽之水易為力而不知闕村方張之勢未可併以

入東流也夫欲合河以為利而不惜上下壅潰之患

是皆見近忘遠微倖盜功之事也有司欲斷北流而

不執其咎乃引分水為說姑為軟堰知河衝之不可

以軟堰禦則又為決堰之計臣恐枉有工費而以河

詔直北流軟
堰蘇轍趙偁
力言其害不
聽

郭知章言大河宜閉北行

東呂大防力

主之范純仁

蘇轍趙偁皆

言不可

為戲也。請俟漲水伏槽，觀大河之勢，以治東流北流，不聽。十二月，監察御史郭知章言：臣比緣使河北，自澶州入北京，渡孫村口，見水趨東者，河甚濶而深；又自北京往洛州，過楊家淺口，復波見水之趨北者，纔十二三。然後知大河宜閉北行，東乞下都水監相度。於是吳安持復領都水，而呂大防力主其議。范純仁、蘇轍復爭之，遂詔本路安撫轉提刑司詳議。紹聖元年正月也。轉運司趙偁議與純仁、轍合，偁之言曰：河自孟津初行平地，必須全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

自冀北抵滄棣，始播為九河，以其近海無患也。今河自橫隴六塔商胡小吳百年之間，皆從西決，蓋河徙之嘗勢，而有司置埽創約，橫截河流，回河不成，因為分水。初決南宮，再決宗城，三決內黃，亦皆西決，則地勢西下，較然可見。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勢，戾水性，臣未見其能就功也。請開闢村河門，修平鄉鉅鹿埽，焦家等隄，濬澶淵故道，以備漲水。大名安撫使許將言：度今之利，若舍故道，止從北流，則慮河下已湮，而上流橫潰，為害蓋廣。若直閉北流，東徙故道，則復慮

受水不盡而破隄為患竊謂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
 因內黃之口以行北而盡閉諸口以絕大名諸州之
 患俟春夏水大至乃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內黃之口
 可塞不足以受之則梁村之役可止定其成議則民
 心固而河之順復有時可以保其無害郭知章又言
 河復故道水之趨東已不可遏近日遣使按視議論
 未一臣謂水官朝夕從事河上望專委之十月都
 水使者王宗望言大河自元豐潰決以來東北兩流
 利害極大頻年分爭國論不決水官無所適從伏自

王宗望頌東
 流之功

奉詔凡九月上稟成算自闕村下至栲栳隄七節河
 門並皆閉塞築金隄七十里盡障北流使全河還故
 道望付史官紀紹聖以來聖明獨斷致此成績
 元符二年六月河決內黃口東流遂斷絕左司諫王
 祖道請正吳安持鄭佑李仲李偉之罪投之遠方以
 明先帝北流之志詔可

張溥曰六塔之議始于李仲昌二股之議始于
 韓贄既而持議冥行河決日甚者王安石也安
 石專政變法均輸藉泉府市易藉市司青苗藉

國服農田水利藉遂人僱役藉司徒保甲保馬藉伍兩方田藉井牧矯世反古咸託周官獨塞北流修二股操說無本李公義獻鐵龍爪黃懷信制濬川杞世共非笑信用不疑水官數出未獲一效則幾以河爲戲矣六塔役興歐陽修言不可者五屢疏抗爭竟置不省及商胡塞而河力壯六塔雖開不能容也一夕大決漂溺無筭仲昌遂流英州回河爲害覆轍昭如未幾而復言二股蓋卽疏六塔舊口并二股河導使東也

程昉宋昌言張鞏范子淵等游談紛紜安石力爲之主神宗卽有開河放火之憂終不能違大臣之意亦徒魚鱉其民耳伯鯨治水九載弗成病繇方命圯族以其強自任而敢拂衆也安石悻悻方命甚矣熙寧之初專欲導河使東流閉北流元豐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令北去帝憂民甚思順水性而水臣皆爲安石使事竟不治鯨之治水墮高堙卑障之也禹之治水決川疏河導之也回河東流務逆水行豈

獨障之乎宰相之才既不及。天子之斷又不若堯宜其淪胥相視底定無日也。然仲昌欲穿六塔渠富弼嘗主其畫。宋昌言請開二股。詔司馬光相度奏可。范子奇東流之策。文彥博呂大防安燾等交口善之。老成碩德論河不詳。安石堅僻又何誅焉。政和年間孟昌齡獻導河議。成巨濼稍因水決循北流。蔡京即攘為功。纘禹繼文侈然自大。國家之利未興而奸臣之寵已極。宋事大抵然耳。

卷三十三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四

北海馮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溥論正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英宗之立

仁宗命皇后撫鞠宗室子宗實

仁宗景祐二年春二月育宗室子宗實于宮中。宗實太宗之曾孫。商王元份之孫。江寧節度使允讓之子也。帝未有儲嗣。取入宮。命皇后撫鞠之。生四年矣。嘉祐元年五月。罷知諫院范鎮。先是帝暴疾。宰相文

彥博因請帝建儲帝許之會疾瘳而止至是鎮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置諫官者為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且不為也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為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為念是為宗社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薨養宗子于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近屬之尤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而試以政事以繫億兆人心俟有聖嗣復

范鎮請建儲
凡十九上司
馬光等繼言
之皆不聽

遣還邸章上不報文彥博乃曰奈何效希名干進之人鎮貽書曰比天象見變當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何顧希名干進之嫌哉又言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拒臣是陛下欲為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大臣畏避之意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一死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變死且有罪其為計亦已疎矣願以臣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

聞者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彥博諭之曰今間言已入為之甚難鎮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帝面陳者三因泣下帝亦泣謂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二三年鎮前後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朝廷知不可奪乃罷知諫院改糾察在京刑獄時并州通判司馬光亦言建儲事且勸鎮以死爭之翰林學士歐陽修上言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宮未建此久缺之典也漢文帝即位羣臣請立太子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臣有二心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然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窺覬陷於大禍後唐遂亂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殿中侍御史包拯呂景初趙抃知制誥吳奎劉敞等皆上疏力請於是宰輔文彥博富弼王堯臣等相繼勸帝早定大計皆不聽

韓琦既相婉請建儲

三年六月以韓琦同平章事時羣臣皆以建儲為言帝依違不決琦既相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

所繫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室之賢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况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帝不答以包拯爲御史中丞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爲宗廟萬世計爾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

包拯請豫建太子

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

四年十一月汝南王允讓卒追封濮王允讓天資渾厚內寬外莊喜怒不見于色知太宗正寺二十年宗子有好學者勉進之以善若不率教則勸戒之至不變始正其罪故皆畏服及卒謚安懿以其子宗實育宮中故卹典有加

六年六月以司馬光知諫院光入對首言臣昔通判并州所言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

汝南王允讓卒以宗實故卹典有加

光對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自古皆有之十月壬辰起復宗實知宗正寺初

帝既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疾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為言包拯范鎮尤激切積五

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息先年韓琦初入相嘗乘間言之及懷孔光傳以進帝不答又與曾公亮張

昇歐陽修極言之至是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

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

光請立儲帝心感動琦力賞其成

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呂誨亦上疏言之及琦入對以光誨二疏進讀帝

遂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裁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

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宗實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為燕嬉褻慢服御

儉素如儒者時居濮王喪乃起復知宗正寺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批中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宗實固辭乞終喪帝復以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為賢也願固起之帝曰然凡十八章而後許之

七年八月己卯立宗實為皇子賜名曙 九月乙巳

朔進封皇子曙鉅鹿郡公宗實既終喪韓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

立宗實為皇子王珪面受旨草詔

之琦至中書召翰林學士王珪草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修聞之歎曰王珪真學士也詔下宗實復稱疾固辭章十餘上記室周孟陽請其故宗實曰非敢邀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迹設固辭不受中人別有所奉遂得燕安無患乎宗實始悟司馬光言於帝曰皇子辭不貲之富至於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

帝從之。宗實始受命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因肩輿赴召，良賤不滿三十人，行李蕭然，唯書數厨而已。中外相賀。

八年春二月癸未，帝不豫。丙戌，中書樞密奏事于福寧殿之西閣。三月辛未，帝崩于福寧殿，年五十四。

帝崩曹太后召英宗嗣位

遺制皇子即皇帝位。山陵制度務從儉約。於是皇后悉歛諸門鑰，寘於前黎明，召皇子入嗣位。皇子驚再言曰：「曙不敢為，因反走。」韓琦等共掖留之。夏四月

壬申朔，皇子即位。欲亮陰三年，命韓琦攝冢宰。宰臣不可乃止。乙亥，帝有疾。丙子，尊皇后曰皇太后。已

立高氏為皇后

卯，詔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乃御內東門小殿垂簾，宰臣日奏事。后性慈儉，頗涉經史，多援以決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上，一一能記綱要。有疑未決者，則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已意。曹氏及左右臣僕，毫分不假借。宮省肅然。庚子，立高氏為皇后。后侍中瓊之曾孫。母曹氏，太后姊也。故少育于宮中，與帝同年生。又俱撫鞠於太后。仁宗嘗曰：「異日必以為配。」既長，出宮婚于濮邸，封京兆郡君。生三子，至是冊為皇

后 秋七月帝疾瘳初帝疾甚舉措或改嘗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內外洵懼知諫院呂誨上書兩宮開陳大義詞旨深切多人所難言者然兩宮猶未釋然一日韓琦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且道所以琦曰此病故爾疾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解修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温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修復曰先帝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

韓琦歐陽修
調和兩宮

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后默然久之琦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莫不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嘗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帝自六月不御殿至是月壬子初御紫宸殿

見百官琦因請乘輿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

冬十月甲午葬仁宗于永昭陵 十二月己巳開經

筵翰林學士劉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

言曰舜至側微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

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於上下耳帝悚然改容太后

聞之亦大喜兩宮之疑漸釋

英宗治平元年春正月帝疾大瘳韓琦欲太后撤簾

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帝裁決悉當琦即詣太后覆

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

琦請太后撤簾還

劉敞進讀史記釋兩宮之疑

當居深宮耳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琦曰前代之后

賢如馬鄧不免顧戀權勢今太后便能復辟誠馬鄧

之所不及未審決取何日撤簾太后遂起琦即命撤

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太后衣也帝親政加琦尚

書右僕射 呂中曰當國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

事者一曰德望二曰才智有才智而無德望以鎮之

則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無才智以充之則

未足以辦天下之事故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

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韓魏公蓋自慶曆嘉祐

之時可屬大事其德望服人心久矣至於處事應變胸中才智又足以運用天下此其所以正英宗之始歟在真宗之初則有呂端在仁宗之初則有王曾此皆安國家定社稷之名臣也丙辰上皇太后宮名曰慈壽秋八月內侍都知任守忠竄蘄州初章獻太后臨朝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權寵過盛累遷宣政使入內都知仁宗以未有儲嗣屬意于帝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卽位又乘帝疾交構兩宮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離間之罪國

司馬光呂誨劾任守忠韓琦填空頭敕卽日押行

之大賊乞斬于都市呂誨亦上疏論之帝納其言明日韓琦出空頭勅一道歐陽修已僉趙槩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責蘄州安置取空頭敕填與之卽日押行琦意以為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快之

二年二月罷三司使蔡襄帝自濮邸立為皇子聞近臣中有異議人疑為襄及卽位數問襄何如人韓琦等為救解帝意不釋襄請罷出知杭州秋七月富

蔡襄以疑請罷

富弼求解政

弼罷嘉祐中韓琦與弼同相或中書有疑事往往與
樞密謀之自弼為樞密使非得旨合議者琦未嘗詢
弼弼不懌及太后還政弼大驚曰弼備位輔佐他事
固不可預聞此事韓公獨不能共之邪或以咎琦琦
曰此事當時出太后意安可顯言于眾弼愈不懌帝
親政如弼戶部尚書弼辭曰制詞取嘉祐中嘗議建
儲推恩此特絲毫之勞何足加賞仁宗太后於陛下
有天地之恩尚未聞所以為報可謂倒置再奏不聽
乃受至是以足疾力求解政章二十餘上遂以使相

以文彥博為
樞密使

鄭國公判揚州未幾徙判汝州以文彥博為樞密
使彥博自河南入覲帝曰朕之立卿之功也彥博悚
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意皇太后協贊之力
臣何功之有且其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
顧命臣無預焉因避謝不敢當帝曰暫煩卿西行即
召還矣乃改判永興軍尋有是召

張溥曰昌陵友讓而身失天下昭陵聖德而後
宮不育阜陵大孝而家有逆子三者皆天道之
不可信者也崇陵少號英武非次得立既受內

禪制於妬后子道不修其人病惑固不足道厚
陵以濮安懿王第十三子四歲卽養大內豫王
生歸濮邸王薨起復知宗正寺立爲皇子帝遂
巡三讓進退有禮天性大倫所素篤也光獻初
立爲后卽母養帝配以女甥三十餘年慈孝甚
備一朝卽尊疑間反起豈人情乎左右之善間
也伺醉飽察顏色假語言之微構宮寢之際慈
親孝子一入其說鄭莊武姜誓死不見漢武帝
所以焚蘇文而封車丞相也任守忠覘昭陵無

子欲援昏弱計不得行卽謀間兩宮陳源得罪
壽皇崇陵特幸以爲內押班卽與楊舜卿林億
年比而讒間小人輒張身處禁密上危君父何
所不及但厚陵爲復之初九其復不遠崇陵爲
復之上六其復則迷是以韓琦歐陽修數言而
立悟黃裳彭龜年等舉朝泣諫而弗答也昭陵
儲嗣未定文彥博等請立太子猶豫幾年而後
決厚陵不豫議立穎王張方平草制帝泫然泣
下手握大器以與後人親雖父子君雖明聖不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四
免○動○心○若○體○非○血○胤○母○老○深○宮○因○緣○疾○疾○箕○斗○
簸○揚○為○間○尤○易○當○斯○時○也○辨○之○早○去○之○疾○非○古○
大○臣○曷○定○哉○光○獻○撤○簾○還○政○德○高○馬○鄧○宣○仁○抱○
孫○垂○裳○唐○虞○比○治○繼○以○欽○聖○向○后○修○德○無○改○昭○
慈○孟○后○患○難○文○明○婦○姑○四○世○為○周○姪○姒○亦○從○來○
后○妃○之○絕○盛○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四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五

北海馬 琦原編

姪聞升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男永錫

姪孫紹祖同校

王瑞

刺義勇

英宗治平元年十一月刺陝西民為義勇軍時韓琦
言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為兵故其數雖多而贍養
至薄所以維制萬寓而威服四夷非近所蓄冗兵可
及也唐制府兵最為近古天寶以後廢不能復因循

韓琦請刺陝
西民三丁之
一為義勇軍
司馬光六疏
力爭不從

至于五代，廣募長征之兵，故困天下而不能給。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生于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爲弓手，其後刺爲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揀放，于今所存者無幾。河東河北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亦點義勇，止刺手背，則人知不復刺面，可無驚駭。或令永興河中鳳翔三府先刺，觀聽既久，然後次及諸郡。一時不無少擾，而終成長利矣。詔從之。乃命徐億等往籍陝西主戶三丁之一刺之，凡十五萬六千餘人。人賜錢三千。民情驚擾，而紀律疎略，不可用。知諫院司馬光上疏曰：臣傳聞朝廷差陝西提點刑獄陳安石於本路人戶三丁之內，刺一丁充義勇，不知虛實。若果如此，大爲非便。臣切意議者必以爲河北河東皆有義勇，而陝西獨無，近因趙諒祚寇邊，故欲廣籍兵民，以備緩急。使之捍禦也。臣伏見康定慶曆之際，趙元昊叛亂，王師屢敗，死者動以萬數。國家乏少正軍，遂籍陝西之民。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五
三丁之內，選一丁以爲鄉弓手，尋又刺克保捷指揮，差於沿邊戍守，當是之時，閭里之間，惶擾愁怨，不可勝言，耕桑之民，不習戰鬥，官中既費衣糧，私家又須供送，骨肉流離，田園蕩盡，陝西之民，比屋凋殘，今二十餘年，不復舊者，皆以此也。其謀策之失，亦足以爲戒矣。是時河北河東邊事稍緩，故朝廷但籍其民以充義勇，更不刺爲軍，雖比之陝西保捷爲害差小，然國家何嘗使之捍禦戎狄，得其分毫之益乎。今議者但怪陝西獨無義勇，不知陝西之民三丁之內，已有

一丁克保捷矣。自西事以來，陝西困於科調，比於景德以前，民減耗三分之二，加之近歲屢遭凶歉，今秋方獲小稔，且望息肩，又值邊鄙有警，衆心已搖，若更聞此詔下，必致驚擾，人人愁苦，一如康定慶曆之時，是賊寇未來，而先自困敝也。况卽日陝西正軍甚多，不至闕乏，何爲遽作此有害無益之事，以循覆車之轍也。伏望朝廷審察利害，特罷此事，誠一方之大幸。連上六疏，方言不聽，乃至中書與韓琦辨，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光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五
三
曰兵貴先聲爲其無實也獨可欺於一日之間耳今
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
琦曰君但見慶曆間鄉兵刺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
敕與民約永不充軍遣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於
民未敢以爲然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
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運糧戍邊反掌間耳琦
不從竟爲陝西之患初琦嘗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
有利處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唐杜
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旣籍強
悍無賴者以爲兵良民雖不免養兵之費而免父子
兄弟夫婦生離死別之苦乃知養兵之制實萬世之
仁也至是陝西義勇之制實出於琦雖光六疏極言
其不便竟不爲止

張溥曰宋初民兵在河北河東曰弓箭社神銳
忠勇強壯忠順在陝西曰保毅砦戶強人弓箭
手義勇在麟州曰義兵在川峽曰土丁壯丁在
廣南東西曰槍手土丁在荆湖南北曰土丁弩
手在邕州曰溪洞壯丁皆選自戶籍或土民應

募在所團結訓練以為防守者也英宗治平中韓琦當國議僉陝西義勇涅手背要即土兵而精之非有制變法也司馬光何五六疏上面折力諍哉曰憂戍邊耳仁宗之世西師屢劔正兵不足乃籍陝西之民三丁選一以為鄉弓手未幾刺充保捷分戍邊州師罷而後揀放一民兵也始而鄉既而戍終而汰戍則民而皆兵汰則兵復為民擾百姓而隳軍政害之最近者也琦嘗言以民養兵其害淺調兵於民其害深誦

杜甫石壕之詩傷漢唐立法之敝戍邊勞苦人心惻焉光之所憂豈不先念決意識刺者謂勅榜約束永無戍役耳不知鄉兵見戍役之者易詔令不信守之者難大臣變更臨期調發即天子莫能自必也琦憂養兵之費而思府兵之利則議刺義勇光見保捷之擾而憂刺民之害則止刺義勇蓋琦但見其已然知土兵賢於召募光則見其將然知刺民必至戍邊也然則行琦之法用光之言三路義勇專衛鄉里以為戰守

與唐之昭義步兵頡頏中原雄視敵國不亦可乎。乃王安石出變義勇為保甲。分番戍守。諸路驛騷軍民兩廢。益信光慮曲突非過計也。義勇之議。司馬光與琦異。雇役之議。蘇軾與光異。濮王典禮。則呂誨包拯等交詆。歐陽修與琦無已也。君子不黨。非其章章者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五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六

北海馮琦原編

婁東張溥論正

姪聞升

男永錫

日瑞

姪孫紹祖同校

玉瑞

濮議

英宗治平二年夏四月。戊戌。詔議崇奉濮王典禮。初。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

等言禮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有司議。及夫人王氏、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用宜稱情。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立議，略云：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若親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

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於宗室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宸端、冠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爲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攷之古今，爲宜稱。於是珪卽命吏具以光手藁爲案，議上中書。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爲兄，於皇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

修引喪服大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服三年為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諫議而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帝乃詔曰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

三年春正月濮王崇奉之議久而未定侍御史呂誨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引義固爭以為王珪議是乞從之章七上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罪曰昭陵

呂誨等請從
註議并劾韓
琦等遂黜外
趙鼎等力爭
請同貶濮議
亦寢

之士未乾遂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又共劾歐陽修首開邪議以枉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於過舉而韓琦曾公亮趙槩附會不正乞皆貶黜不報時中書亦上言請明詔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今所欲定者正名號耳至於立廟京師干紀亂統之事皆非朝廷本意帝意不能不嚮中書然未即下詔也既而皇太后手詔中書宜尊濮王為皇夫人為后皇帝稱親帝下詔謙讓不受尊號但稱親即園立廟以王子宗樸為濮

國公奉祠事，仍令臣民避王諱。時論以爲太后之追崇及帝之謙讓，皆中書之謀也。於是呂誨等以所論奏不見聽用，繳納御史勅誥，家居待罪。帝命閣門以誥還之，誨力辭臺職，且言於輔臣：勢難兩立，帝以問執政。琦、修等對曰：御史以爲理難並立，若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御史，乃下遷誨知蘄州，純仁通判安州，大防知休寧縣。時趙鼎、趙瞻、傅堯俞使契丹還，嘗以與呂誨言濮王事，卽上疏乞同貶，乃出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帝眷注堯俞，獨進除侍

御史。堯俞曰：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帝不得已，命知和州。知制誥韓維及司馬光皆上疏乞留誨等，不報。遂請與俱貶，亦不許。侍讀呂公著言：陛下卽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詘言官，何以風天下？帝不聽。公著乞補外，乃出知蔡州。誨等旣出，濮議亦寢。程頤曰：言事之臣，知稱親之非，而不明尊崇之禮，使濮王與諸父等若尊稱爲皇伯父，濮國大王則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宗無嫌貳之生矣。歐陽修爲後或問上篇曰：爲人後者，不絕其所生之親可乎？曰：可矣。古

之人不絕也。而降之，何以知之？曰：於經見之，何謂降而不絕？曰：降者所以不絕，若絕則不待降也。所謂降而不絕者，禮爲人後者，降其所生父母三年之服，以爲朞而不改其父母之名者是也。問者曰：今之議者，以謂爲人後者，必使視其所生，若未嘗生已者，一以所後父爲尊卑疎戚，若於所後父爲兄，則以爲伯父，爲弟，則以爲叔父，如此則如之何？余曰：吾不知其何所稽也。苟如其說，沒其父母之名而一以所後父爲尊卑疎戚，則宗從世數，各隨其遠近輕重，自有服矣。

聖人何必特爲制降服乎？此余所爲若絕則不待降者也。稽之聖人則不然。昔者聖人之制禮也，爲人後者於其父母，不以所後之父尊卑疎戚爲別也。直自於其父子之間爲降殺爾。親不可降，降者降其外物。爾喪服是也。其必降者，示有所屈也。以其承大宗之重，尊祖而爲之屈，爾屈於此以伸於彼也。生莫重於父母而爲之屈者，以見承大宗者亦重也。所以勉爲人後者，知所承之重，以專任人之事也。此以義制者也。父子之道，天性也。臨之以大義，有可以降其外物。

而本之於至仁則不可絕其天性絕人道而滅天理此不仁者之或不爲也故聖人之於制服也爲降三年以爲替而不沒其父母之名以著於六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以見服可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沒也此所謂降而不絕者以仁存也夫事有不能兩得勢有不能兩遂爲子於此則不能爲子於彼矣此里巷之人所共知也故其言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此一切之論非聖人之言也是漢儒之說也乃衆人之所能道也質諸禮則不然方子夏之傳喪服也苟如衆人一切之論則不待多言也直爲一言曰爲人後者爲之子則自然視其父母絕若未嘗生已者矣自然一以所後父爲尊卑疎戚矣奈何彼子夏者獨不然視其於傳經也委曲而詳言之曰視所後之某親某親則若子若子者若所後父之真子以自處而視其族親一以所後父爲尊卑疎戚也故曰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猶嫌其未備也又曰爲所後者之兄弟之子若子其言詳矣獨於其所生父母不然而別自爲服曰爲其父母報蓋

於其所生父母不使若爲所後者之真子者以謂遂若所後者之真子以自處則視其所生如未嘗生已者矣其絕之不已甚乎此人情之所不忍者聖人亦所不爲也今議者以其所生於所後爲兄遂以爲伯父則是若所後者之真子以自處矣伯父則自有服不得爲齊衰期矣亦不得云爲其父母報矣凡見於經而子夏之所區區分別者皆不取而又忍爲人情之所不忍者吾不知其何所稽也此大義也不用禮經而用無稽之說可乎不可也問者曰古之人皆不絕其所生而今人何以不然曰是何言歟今之人亦皆然也而又有加於古焉今開寶禮及五服圖乃國家之典禮也皆曰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母齊衰暮服雖降矣必爲正服者示父母之道在也爲所後父斬衰三年服雖重矣必爲義服者示以義制也而律令之文亦同五服者皆不改其父母之名質於禮經皆合無少異而五服之圖又加以心喪三年以謂三年者父母之喪也雖以爲人後之故降其服於身猶使行其父母之喪於其心示於所生之恩不得

絕於心也。則今人之爲禮，比於古人，又有加焉。何謂
今人之不然也。下篇曰：子不能絕其所生，見於經，
見於通禮，見於五服之圖，見於律，見於令，其文則明
矣。其所以不絕之意，如之何。曰：聖人以人情而制禮
者也。問者曰：事有不能兩得，勢有不能兩遂，爲子於
此，則不得爲子於彼，此豈非人情乎。曰：是衆人之論
也。是不知仁義者也。聖人之於人情也，一本於仁義，
故能兩得而兩遂。此所以異乎衆人而爲聖人也。所
以貴乎聖人而爲衆人法也。父子之道正也。所謂天
性之至者，仁之道也。爲人後者，權也。權而適宜者，義
之制也。恩莫重於所生，義莫重於所後。仁與義二者，
常相爲用而未嘗相害也。故人情莫厚於其親，抑而
降其外物者，迫於大義也。降而不絕於其心者，存乎
至仁也。抑而降則仁不害乎義，降而不絕則義不害
乎仁。此聖人能以仁義而相爲用也。彼衆人者不然
也。其爲言曰：不兩得者，是仁則不義，義則不仁矣。夫
所謂仁義者，果若是乎。故曰：不知仁義者，衆人也。嗚
呼！聖人之以人情而制禮也，順適其性而爲之節文。

爾有所強焉不爲也。有所拂焉不能也。况欲反而易之。其可得乎。今謂爲人後者。必絕其所生之愛。豈止強其所難而拂其欲也。是直欲反其天性而易之。曰。爾所厚者爲我絕之。易爾之厚於彼者。一以厚於此。是豈可以強乎。夫父母猶天地。其大恩至愛。無以加者。以其生我也。今苟以爲人後之故。一旦反視若未嘗生我者。其絕之固已甚矣。使其真絕之與。是非人情也。迫於義而絕之與。則是仁義者。教人爲僞也。是故聖人知其無一可也。以謂繼承人之重而不害於

仁。退得伸其恩而不害於義。又全其天性而使不陷於僞。惟降而不絕。則無一不可矣。可謂曲盡矣。夫惟仁義能曲盡人情。而善養人之天性。以濟於人事。無所不可也。故知義可以爲人後。而不知仁不絕其親者。衆人之偏見也。知仁義相爲用。以曲盡人情。而善養人之天性。使不入於僞。惟達於禮者。可以得聖人之深意也。問者曰。爲人後而有天下者。不絕其所生。則將干乎大統。奈何。曰。降則不能干矣。自漢以來。爲人後而有天下者。尊其所生多矣。何嘗干於大統。使

曾鞏著為人
後議

漢宣哀不立廟京師以亂昭穆則其於大統亦何所
干乎。曾鞏爲人後議曰禮大宗無子則族人以支
子爲之後爲之後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
母期禮之所以如此者何也以謂人之所知者近則
知親愛其父母而已所知者遠則知有嚴父之義知
有嚴父之義則知尊祖知尊祖則知大宗者上以繼
祖下以收族不可以絕故有以支子爲之後者爲之
後者以受重於斯人故不得不以尊服服之以尊服
服之而不爲之降已親之服則尤恐未足以明所後

者之重也以尊服服之又爲之降已親之服然後以
謂可以明所後者之重而繼祖之道盡此聖人制禮
之意也夫所謂收族者記稱與族人合食序以昭穆
別以禮義之類是特諸侯別子之大宗而嚴之如此
况如禮所稱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者此天子之
大宗是爲天地宗廟百神祭祀之主族人萬世之所
依歸而可以不明其至尊至重哉故前世人主有以
支子繼立而崇其本親加以位號立廟奉祀者皆見
非於古今誠由所知者近不能割棄私愛節之以禮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六
故失所以奉承正統尊無二上之意也。若於所後者以尊服服之，又爲之降已親之服，而於已親號位不敢以非禮有加也。廟祀不敢以非禮有奉也。則爲至恩大義固已備矣。而或謂又當易其父母之名從所後者爲屬，是未知考於禮也。禮爲人後者爲所後者之祖父母父母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此者，此其服爲所後者而非其爲已也。爲其父母期，爲其昆弟大功，爲其姊妹適人者小功，皆降本服一等者，此其服爲已而非爲所後者也。使於其父母服則爲已。

名爲所後者，是則名與實相違，服與恩相戾矣。聖人制禮，不如是之舛也。且自古爲人後者，不必皆親昆弟之子，族人之同宗者，皆可爲之。則有以大功小功昆弟之子而爲之者矣。若當從所後者爲屬，則亦當從所後者爲服。則於其父母有宜爲大功爲小功爲總麻爲袒免無服者矣。而聖人制禮，皆爲其父母期，使足以明所後者重而已。非遂謂當變其親也。親非變則名固不得而易矣。戴德王肅喪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一等服，齊衰期。其服之節，居倚廬，言語

飲食與父在爲母同其異者不祥不禫雖除服心喪三年故至於今著於服令未之有改也豈有制服之重如此而其名遂可以絕乎又崔凱喪服駁曰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則足以明所後者爲重無緣迺絕之矣夫未嘗謂可以絕其親而輒謂可以絕其名是亦惑矣且支子所以後大宗者爲其推嚴父之心以尊祖也顧以尊祖之故而不父其父豈本其恩之所由生而先王教天下之意哉又禮適子不可爲人後者以其傳重也支子可以爲人後者以非傳重也

使傳重者後已宗非傳重者後人宗其意可謂卽乎人心而使之兩義俱安也今若使爲人後者以降其父母之服一等而遂變革其名不以爲父母則非使之兩義俱安而不卽乎人心莫大乎如是也夫人道之於大宗至尊至重不可以絕尊尊也尊尊親親其義一也未有可廢其一者故爲人之後者爲降其父母之服禮則有之矣爲之絕其父母之名則禮未之有也或以謂欲絕其名者蓋惡其爲二而使之爲一所以使爲人後者之道盡也夫迹其實則有謂之所

後有謂之所生制其服則有爲已而非爲所後者有
爲所後而非爲已者皆知不可以惡其爲二而強使
之爲一也。至於名者蓋生於實也。廼不知其不可以
惡其爲二而欲強使之爲一。是亦過矣。藉使其名可
以強使之爲一而迹其實之非一。制其服之非一者
終不可易。則惡在子欲絕其名也。故古之聖人知不
以惡其爲二而強使之爲一。而能使其屬之疎者相
與爲重。親之厚者相與爲輕。則以禮義而已矣。何則
使爲人後者於其所後非已親也。而爲之服斬衰三

年爲其祭主。是以義引之也。於其所生實已親矣。而
降服齊衰期。不得與其祭。是以禮厭之也。以義引之
則屬之疎者相與爲重。以禮厭之則親之厚者相與
爲輕。而爲人後之道盡矣。然則欲爲人後之道盡者
在。以禮義明其內。而不在于惡其爲二。而強易其名
於外也。故禮喪服齊衰不杖期章曰。爲人後者爲其
父母服。此見於經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名
文也。漢祭義以謂宣帝親謚宜曰悼。魏相以謂宜稱
尊號曰皇考。立廟。後世議者皆以其稱皇立廟爲非。

分身糾身本才 卷三十六
至於稱親稱考則未嘗有以爲非者也。其後魏明帝
尤惡爲人後者厚其本親，故非漢宣加悼考以皇考，
又謂後嗣有由諸侯入繼正統者，皆不得謂考爲皇
稱妣爲后，蓋亦但禁其猥加非正之號，而未嘗廢其
考妣之稱。此見於前世議論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
考妣之明文也。又晉王坦之喪服議曰：罔極之重，非
制教之所裁，昔日之名，非一朝之所去。此出後之身
所以有服本親也。又曰：情不可奪，名不可廢，崇本敘
恩，所以爲降，則知爲人後者未有去其所出父母之

名。此古人之嘗理，故坦之引以爲制服之證。此又見
於前世議論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
是則爲人後者之親見於經，見於前世議論謂之父
母，謂之考妣者，其大義如此。明文如此，至見于他書
及史官之記，亦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謂之私考妣，謂
之本親，謂之親者，則不可一二數，而以爲世父叔父
者，則不特禮未之有，載籍以來固未之有也。今欲使
從所後者爲屬，而革變其父母之名，此未嘗異議也。
不從經文於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亦未嘗異義也。而

無所考據以持其說將何以示天下乎且中國之所
以爲貴者以有父子之道又有六經與前世數千載
之議論以治之故也今忽欲棄之而伸其無所考據
之說豈非誤哉或謂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則
爲兩統二父其可乎夫兩統二父者謂加考以皇號
立廟奉祠是不一於正統懷二於所後所以著其非
而非謂不變革其父母之名也然則加考以皇號與
禮及立廟稱皇考者有異乎曰皇考一名而爲說有
三禮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

廟是則以皇考爲曾祖之廟號也魏相謂漢宣帝父
宜稱尊號曰皇考旣非禮之曾祖之稱又有尊號之
文故魏明帝非其加悼考以皇號至於光武亦于南
頓君稱皇考廟義出於此是以加皇號爲事考之尊
稱也屈原稱朕皇考曰伯庸又晉司馬機爲燕王告
稱廟文稱改昭告於皇考清惠亭侯是又達於羣下
以皇考爲父沒之通稱也以爲尊祖之廟號者於古
用之以爲事考之尊稱者於漢用之以爲父沒之通
稱者至今用之然則稱之亦有不可者乎曰以

加皇號爲事考之尊稱者施於爲人後之義是于正統此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達於羣下以皇考爲父歿之通稱者施於爲人後之義非于正統此求之於禮而可者也然則以爲父歿之通稱者其不可如何曰若漢哀帝之親稱尊號曰恭皇安帝之親稱尊號曰孝德皇是又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且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前世失禮之君崇本親以位號者豈獨矣爲人後泰祀正統尊無二上之意哉是以子爵父以卑命尊亦非所以尊厚其親也前世崇飾非正之號者其失如此而後世又謂宜如期親故事增官廣國者亦可謂皆不合於禮矣夫考者父沒之稱然施於禮者有朝廷典策之文有宗廟祭祀之辭而已若不加位號則無典策之文不立廟奉祀則無祀祭之辭則雖正其名豈有施於事者顧言之不可不順而已此前世未嘗以爲可疑者以禮甚明也今世議者紛紛至於曠日累時不知所決者蓋由不考於禮而率其私見也故采於經列其旨意庶得以商確焉

張溥曰。漢安懿王追崇禮議。司馬光持重本宗。正論不易大儒。歐陽修獨有疑者。以王珪等沒本生而稱皇伯也。漢哀帝以定陶共王之子入繼成帝。董宏佞人。諂附傅太后。求上尊稱。冷褒段猶等和之。師丹抗名正統。為朱博劾罷。光處英宗朝。議濮王宜準先朝封期尊屬。疇以高官大國。即丹意也。然修等據禮所生所後。皆稱父母。皇伯之號。經無明文。雅善折衷。而同聲譁笑。兼罪韓琦。豈元德重臣。好媚人主。如博等云爾。

平。國家之事。一變而議論。再變而意氣。二變而。死生禍福。生焉。即濮議所爭。可奉行者。稱親。可。辭免者。稱皇稱后。琦言當甚。可以無訟。然本光。之議。儒者世守以死爭之本。修之議。奸人借資。激昂廟廊。立取富貴者。比比而有。何則。新王嗣。位。追念本親。修之議。所樂聞也。光之議。所不樂。聞也。天子以樂聞者為忠孝。必以不樂聞者為。治激緣當日之議。止排皇伯之非。不意降而後。世世統大義。亦寢失也。君子立言。又烏容不慎。

○知○也○天○子○以○其○德○而○出○於○茲○以○不○樂○而○告○
○於○天○也○本○意○之○精○微○也○故○之○精○微○不○樂
○也○禮○禮○立○於○當○貴○者○出○此○而○有○何○限○禮○王○
○文○而○歸○於○中○以○取○中○之○本○也○之○精○微○人○皆○
○知○之○矣○皇○帝○曰○惟○官○當○其○可○以○無○錯○然○本○文
○亦○是○顯○顯○至○意○明○難○辨○也○可○奉○子○皆○辨○也○
○子○而○求○之○一○變○而○精○簡○再○變○而○意○最○二○變○而

